



清儒學案

世章



□ 12
3276
82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二

天津徐世昌

嘯山學案

嘯山崛起孤寒潛心實學嗜古博覽於名物訓詁音韻樂

律厯算靡不貫通尤精校勘同光以來江左學者推爲祭

酒述嘯山學案

張先生文虎

張文虎字孟彪號嘯山南匯人貢生客江督曾文正幕於克復
江寧時奏保以訓導選用主江南書局最久晚主南菁書院講
席光緒十一年卒年七十有八少孤家貧初爲里中童子師藉
脩脯以養母洎補邑諸生頗肆力於詩古文辭旣而讀元和惠
氏婺源江氏休寧戴氏嘉定錢氏諸家書慨然歎爲學自有本

原馳驚枝葉無益也乃取九經漢唐宋人注疏及其他經說精思博覽由形聲以通其字由訓詁以會其義由度數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言語事蹟以窺古聖賢精義之所存旁及樂律厯算莫不洞悉源流實事求是嘗以漢魏以來古樂失傳而古書之存於今者徒滋後人聚訟乃因端以考其器數審其聲氣以究古今之變作古今樂律考又以顧氏觀光所撰殷厯攷所以申鄭氏一家之言顧證之經傳實鄭氏誤執緯書及大傳之文致召誥注破經從厯而劉歆又損夏益周移前五十七算以求密合經文因作周初歲朔考以疏通之二稿經寇亂散佚未及整理成書其爲學長於比勘凡遇疑義必反覆窮究廣證旁引以匯於通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著有舒藝室隨筆六卷續筆一卷餘筆三卷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五卷舒藝室雜著甲編二

卷乙編二卷賸彙一卷鼠壤餘蔬一卷尺牘偶存一卷詩存七卷詩續存一卷索笑詞二卷牧笛餘聲一卷湖樓校書記一卷餘記一卷西泠續記一卷蓮龕尋夢記一卷夢因錄一卷懷舊雜記三卷又選輯唐十八家文錄若干卷

參史傳 閱 萃祥撰行狀

舒藝室雜著

大衍用數解

大衍之取數五十也劉歆五十相乘之說爲近蓋三變成爻生數之顯於歸奇者惟一二三四成數之藏於過揲者惟六七八九而皆從五十相乘之數變化以生五十者太極也虛其一者數之原也分而爲二以象兩儀總四十九策未知其孰奇孰偶也挂一以象三而奇者偶偶者奇蓋人參天地人事動而奇偶變矣合四十八而四數之得十二適象一歲之月今在兩手則

有奇零故扌之以象一歲之閏餘是爲第一變又再扌而成一爻積三次歸奇之數而已含一卦猶三歲而置閏也故曰歸奇於扌以象閏曰再扌而後挂此挂字疑卦之譌也旣成一卦矣何以又舍扌而從過揲之策也扌所含者三畫之卦耳且未能通其變也故但數其過揲之策以爲一爻視其爲老爲少以觀變否而不據以定卦猶之閏月無中氣不可以起厯也迨十有八變而定六畫之卦猶十九年七閏而成一章也於是變化成而吉凶可占此人所爲而鬼神寓於其間故數可知也其變不可知也今以四十八策演之爲表如左

自下而上

凡歸奇之扌左二右二左一右三左三右一皆得四爲奇左四

右四得八爲偶

第三變	扌四	餘三
第二變	扌四	餘四
第一變	扌四	餘四

右得三十六策爲老陽而其扌爲四四四合乾之象

第三變	扌八	餘二
第二變	扌八	餘三
第一變	扌八	餘四

右得二十四策爲老陰而其扌爲八八八合坤之象

第三變	扌八	餘二
第二變	扌八	餘三
第一變	扌四	餘四

右得二十八策爲少陽而其扌爲八八四合震之象

第三變	扌四	餘三
第二變	扌四	餘三
第一變	扌八	餘四

右得三十二策爲少陰而其扌爲四四八合巽之象

第三變	扌八	餘二
第二變	扌四	餘三
第一變	扌八	餘四

右得二十八策爲少陽而其扌爲八四八合坎之象

第三變	扌四	餘三
第二變	扌八	餘三
第一變	扌四	餘四

右得三十二策爲少陰而其扌爲四八四合離之象

第三變	扌四	餘二
第二變	扌八	餘三
第一變	扌八	餘四

右得二十八策爲少陽而其扞爲四八八含艮之象

第三變 扞八十二 第二變 扞四十 第一變 扞四十四

右得三十二策爲少陰而其扞爲八四四含兌之象

由是觀之一畫之中已各含一卦歸奇過揲其數與象無不相

應而包含於四十八策之中然則挂一之無與乎歸奇明矣二

三變之無取乎挂一亦明矣

唐張轅宋李太伯郭子而程子曰

去一卽挂一朱子曰二三變仍如初挂一黃南雷曰過揲已含

策數無間歸奇胡滄曉曰第一變挂一棄去不用而二三變挂

一仍并入歸奇何其紛紛乎惟蘇子瞻曰陰陽之有老少宜於

揲著求之一爻而三揲著譬如一卦而三爻也庶幾似之惜其

猶以多少論陰陽而不求之奇偶也

琵琶二十八調攷一

曩讀欽陵氏次仲燕樂考原論唐宋燕樂出於琵琶琵琶四弦
合宮商角羽四均均爲七調故凡二十八調心竊疑之然疑燕
樂七角調不用正角而借變宮當次羽後何以在羽前又其言
曰琵琶首弦卽琴之第七弦其末弦卽其子聲名爲黃鍾而實
皆太簇其二弦名爲太簇三弦名爲姑洗而實皆應鍾則更自
相牴牾依宋人以字配律則首末兩弦其黃鍾邪則散聲當爲
合字其太簇邪則散聲當爲四字二三兩弦其太簇姑洗邪則
散聲當爲四字一字其應鍾邪則皆當爲凡字若依陵氏以字
配聲則首弦宮當爲上字次弦商當爲尺字三弦用正角則當
爲工字用變宮則當爲乙字末弦羽當爲四字今正宮調散聲
首末兩弦皆合字固合黃鍾之律而次弦上字三弦尺字則皆
不合設謂不當執正宮調爲據則合於何調邪且論調不以正

宮爲首又當起何調邪夫大不踰宮細不踰羽據五正聲而言也徵羽之數大於宮所以通旋宮之用也宮爲中聲徵羽在前商角在後宮居其中亦所以尊宮也白虎通言弦爲離音盛德在火其音徵故弦音首徵管子言五聲之數起於倍徵自古然矣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用其倍度爲濁徵而俗工以其聲最大仍爲黃鍾隋鄭譯已有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首乃用黃鍾爲首之疑蓋傳譌已久宋楊守齋始審定琴之第三弦爲宮明鄭世子樂書始言琴大弦爲徵我朝律呂正義及通州王氏坦琴旨始推闡極致而弦音首徵之理大明於天下凌氏謂正宮一調不足以概他調彼自挾其所見牢不可破抑知證之琵琶而說仍不可通邪然蓄疑幾三十年終無以自釋日偶釋律呂正義續編琵琶生聲取分之法意其與琴理相通而案之仍扞

格子夜臥不成寐展轉間忽憬然悟琵琶四弦實當琴七弦之用理本明顯嚮者乃如鼯鼠之入牛角而不能出可笑也

攷二

何謂琵琶四弦當琴七弦之用也琵琶首弦當琴之大弦二弦兼倍徵倍羽也其次弦當琴之三弦宮也其第三弦當琴之四弦五弦兼商與角也其末弦當琴之六弦七弦兼正徵正羽也凌氏謂琵琶無徵弦故無徵調不知鄭譯明言蘇祇婆琵琶有五旦而遼史祇云四旦者徵羽同出一弦聲易相混羽調行而徵調廢蓋并入羽調矣徵調雖廢而徵弦故在後人又誤以爲宮弦遂無以處徵弦矣羽音在首主調而宮反隨之故曰宮逐羽音弦音二變不起調附變宮於商弦故曰商角同用然其易混猶徵羽也故至宋而七角調亦亡蓋亦并入七商矣若以商

角分主三四兩弦何云同用且七角亦何至於亡蓋凌氏謂二十八調本出琵琶是也謂琵琶四弦適合宮商角羽四均非也謂首弦爲黃鍾爲太簇可也謂中兩弦爲應鍾不可也請依正義生聲取分之法而析言之如下篇

攷三

琵琶各弦通長二尺一寸六分命爲子分用三分損益法順推七聲子分下生得一尺四寸四分爲未分未分上生得一尺九寸二分爲寅分寅分下生得一尺二寸八分爲酉分酉分上生得一尺七寸○六六爲辰分辰分下生得一尺一寸三分七七爲亥分亥分上生得一尺五寸一分七爲午分是爲七正律又以通長爲午分用四開三因法逆推之午分下生得一尺六寸二分爲巳分巳分下生得一尺二寸一分五爲戌分戌分上生

得一尺八寸二分二五爲卯分卯分下生得一尺三寸六分六八爲申分申分上生得一尺八寸二分二五爲丑分是爲五變律合七正律五變律爲十二分各加半聲共得二十四分中去丑午亥三分及丑午辰申戌亥六半聲共九分實十五分以配四相十品則子分爲全度寅分爲第一相卯分爲第二相辰分爲第三相空巳分爲第四相未分爲第一品申分爲第二品空酉分爲第三品戌分爲第四品子半爲第五品寅半爲第六品卯半爲第七品巳半爲第八品未半爲第九品酉半爲第十品案正義以辰半爲第八品巳半爲第九品未半爲第十品申半爲第十一品酉半爲第十二品戌半爲第十三品而今常用琵琶祇有十品不用辰申戌三半聲之分而空其第三相第二品則又去辰申二分每弦止十三聲而已乃命首弦全度爲黃鍾配合字爲仲呂之倍徵以次得七徵調廢不用其轉弦則全度爲倍太簇配四字

爲仲呂之倍羽卽正平調以次得七羽調命二弦全度爲仲呂配上
字爲宮卽道調宮以次得七宮調命三弦全度爲林鍾配尺字爲仲
呂之商卽小石調以次得七商調其轉弦則全度爲姑洗配一字爲
仲呂之閏角卽小石角以次得七角調七角皆借變宮與琴異命末弦全度爲
正黃鍾其轉弦全度爲正太簇皆如首弦由是觀之則二十八
調實以仲呂一均爲首試於其空相空品之位徵之猶識曲者辨於乙凡之位不能增減不可移易而徵羽先宮與琴同軌凌氏乃執首
弦爲宮之成見以詆王說抑亦固矣

答艾譜圖書

兩次承示課作塵冗堆積久稽裁答爲歉論屑征一篇謂孔傳
是而經文增季秋爲非自鄙人言之僞古文固非而僞傳亦未
必是其誤蓋自杜元凱始史記夏本紀引屑征序與今本同但

云羲和誨淫廢時亂日而已春秋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左氏傳大史引夏書辰不集于房四句杜注云逸書其
時僞古文未出故也而訓集爲安訓房爲舍日日月不安其舍
則食夫日月相去遼闊因月在日下人目見其蔽日故謂之食
此論出自後人杜所未知不安其舍云者蓋以爲同舍相陵爾
而解辰爲十二次之辰解房爲次舍之房然則次不集于次乎
作僞古文者承其誤又見太史云過分未至遂增季秋月朔句
攬入屑征篇夫夏之九月日月會大火之次房屬大火謂之季
秋可也大史明言當夏四月則夏之孟夏安得謂之季秋且夏
之季秋又安得謂之正陽之月邪僞孔傳云辰日月所會房所
舍之次蓋與杜義同而訓集爲合云不合卽日食夫日月合食
盡人所知不合而食振古未聞而孔沖遠方且漫爲之釋殆疏

體然與然則辰不集于房果何謂也曰天子日視朝於路門之外辰者視朝之辰也房如今傳朝房者亦曰朝堂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天子視朝則羣臣辨色而入趨伺於此所謂集也太史曰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杜注辟正殿過日食時正義引近世儀注天子辟正殿坐東西堂百官坐本司蓋天子罷朝羣臣皆罷故不集于房以重天變下云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則救日之事古今禮雖未必盡合而大略相同故引夏書以證之辰不集於房此人世君臣遇災戒懼之禮大史述之以諷昭子不然日食之變而徒瞽瞍夫庶人之紛紛邪書闕有閒是否屑征之文不可考而季秋月朔四字其爲僞撰攙入無疑而其致誤之由則源於集解之誤解也閻百詩以授時時憲二厯推算屑征之文事事不合

斷古文之僞夫史記不著共和以前年厯劉歆損夏益周不足徵信竹書所紀荒謬無稽且多後世附綴皇極經世鑿空推衍何從求合置之不論可矣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大史言之鑿鑿而以今術上推是年十月建酉甲戌朔入日限乃非六月疑歲前誤多置閏故積差而前春秋所書祇仍舊史非止一端足下窮經好古姑以相質

答楊見山都轉書

子高所輯管子校正及身受刊金陵書局於近世諸家采掇甚廣獨未及大著想副墨無存矣來教論牧民篇之錯字問字乘馬篇之天字入觀篇之捐字侈靡篇之家字敬聞命矣惟七臣七主篇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倭反而行私請尹注倭謂佞詐也背理爲私以佞詐訓倭古未之聞

蓋其本倭譌作狡然狡字亦無此訓劉氏

知俊即交字乃意反字為友王氏從之竊謂此俊乃交接之交

如上交下交交左交右交際之類與交友義稍別古蓋祇用交字後世作俊

故疑反為友之衍誤俊字屢見明法解明法篇作交蓋管子一書專

重法制禁令

隋志入法家而漢志入道家蓋亦史公老子申韓同傳意

明法篇及解極論君

臣不守法令之敝正與此篇侵主侵臣之說相表裏文辭不及

引契勘自見好俊句來教引作好姣反而行私姣字似承韻會

之誤

段注俊下已辨之

句末無請字豈別有據本邪又此篇首論申主

任勢守數以為常周聽近遠以續明皆

俞太史云當作比是

要審則法令

固賞罰必則下服度王氏讀申為信竊謂申古作申與明字形

近而譌明法篇云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明法解云明主者有

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

即此篇任勢守數之意下文亦屢言明主而續明二字尤為塙

證申主信主他處未見他書亦未見也管書本多附益又錯誤

不可悉理一知半解無當攷證聊獻所疑兄好學深思兼得大

賢之傳所校諸書必有心得亟宜彙寫成帙以為道古者津梁

先睹為快

與熊蘇林書

承示駱司訓算書二種讀竟奉繳李四香開方說詳於超步商

除翻積益積諸例而不言立法之根今初學者茫不知其所謂

駱氏於諸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質言之而推求各

元進退定商諸術尤足補李書之未備誠學開方者之金鎖匙

汪孝嬰創設兩句股同積同句弦和一問以兩句弦較中率轉

求兩句弦較立術迂迴駱氏以正負開方法徑求得兩句頗為

簡易衡齋亦當首肯也立方以上古法頗略孔髣軒少廣正負

內篇列帶縱立方變體十三種以補古人所闕有裨於算術甚鉅三乘以上不過算家借喻其稠疊之數本無其形學者往往守其法而莫明其理孔氏始化積爲邊俾方廉皆顯駱氏諸圖皆襲之而不言所自轉於他處諱其姓氏反唇相稽得毋徧乎天元如積之術至明失傳梅文穆始以借根方發其覆爾時推闡未至容有之李四香校測圓海鏡而大明其說不可謂無功借根方之多少卽天元之正負其兩邊加減卽天元正負相消之理論其法借根方固不如天元之簡然天元實方廉隅稠疊之位實賴借根方之幾負數幾根幾平方幾乘方而益著駱氏必欲翻梅李之案而直詆爲不知天元噫過矣且其言曰正負者加減之謂多少則盈朒有迹試問加減何自而生乎以此減彼而有餘則謂之正以彼減此而不足則謂之負有餘非多乎

不足非少乎以此之正消彼之負而見盈

正數多

則變彼之負而

爲正謂正非盈可乎以彼之負消此之正而見朒

負數多

則變此

之正而爲負謂負非朒可乎天元左右數正負可互易此與兩邊加減法異而理同李氏以爲異異其法也駱氏謂異在正負不在兩邊加減此公孫龍之論白馬非馬也李氏弧矢算術弦與綫周求矢圍徑截積求矢二術元艸竝以天元除太極得太下一層少一天元通分故開方式元在下廉之位然以元除太則太下一層已爲元分而太下一層自乘得太下二層合天元自之爲五層卽三乘方式矣於是以太下二層爲積太下一層爲元太爲方元爲廉元自乘爲隅蓋以降二位爲升二位不啻以天元通分也且天元術相消之後但間得式幾層爲幾乘方實方廉隅之位不復論爲元爲太駱氏以天元通分故元在本

位然五層之式與李無異苟明其指不必別擬細艸矣方程五家其井一術梅勿庵譏其不言井深故所得但爲虛率而不能斷其丈尺又七百二十一亦非定率凡可以七百二十一除之而盡者皆可以五等之繩相借而及泉此條雖出九章然立法之疏不必爲古人諱李雲門據劉徽注謂明以七百二十一爲井深率七十六爲戊綆長不知但言虛率則分寸尺丈何不可以七百二十一命之卽分寸尺丈又何不可以七十六命之駱氏顧沾沾焉稱述其以法爲率之巧而惜勿庵之未見則似猶未達勿庵之指也夫人心思智巧日用日出算數之學往往今勝於古然亦賴有古法以爲之質耳彼古人者則亦甚賴後人爲之推求而精益求精也駱氏之論正負開方塙能發揮隱伏而於近世諸家詆謨已甚將獨尊其師法與抑主持古法而過

之者與文虎於此學無所得亦未敢有所偏主聊以管見質諸足下幸惠教之

與席晦甫書

宣夜絕無師傳疑本但其論未嘗立法晉志述郗萌之說所謂天子無形質及眼瞽精絕云云卽莊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意然七政運行自有常度而謂遲疾任情則無從設算宜其不能立法也向讀羅茗香續疇人傳亟稱許氏宣西通以爲必有精微之論今承見示則殊不如其欲見之意何也天體渾淪旁薄至高至大何從而知惟日月星辰有行度可見見日月星辰卽以爲是天云爾然古來術家隨時測驗順天以求合小不合則增損之大不合則更張之無一定也其立法之根古人謂之綴術今夫數散而無紀必有所附麗而後

學者得其貫弗著策鍾律九重天十二重天不同心小輪橢圓之類皆是也西人之言天亦屢變矣彼豈真以天爲如是哉果以天爲如是則一定不移何以忽爲九忽爲十二忽爲不同心爲小輪爲橢圓紛紛更置哉蓋亦管窺蠡測隨時修改以求密合耳不然天本渾圓輪體何著日亦渾圓輪軸何穿西人不若是之愚也夫得魚可以忘筌而非筌無以得魚得兔可以忘蹠而非蹠無以得兔許氏知七政有高下盈縮而欲去諸重天諸輪之說是舍筌而求魚棄蹠而逐兔也其何從立法乎諸重者高下之根諸輪者盈縮之根謂之假象可也遽執此而欲窮其輪軸所在則易侮天垂象中庸侮日月星辰繫焉果孰綸之繩而孰緝之絲乎吾見西人之得魚兔也自若而許氏則徒束手而議其筌蹠耳及閱易確更有可異者莊生侮易以道陰陽傳

曰陰陽之義配日月說文引祕書日月爲易其義甚精其轉而爲難易之易者日月人所見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許氏以從日從勿勿爲物字支離蔓衍幾於秦延君之說曰若稽古至解易字爲乾示人易之易則昧於本義假借之別矣十圖本於太立九圖本於乾鑿度宋人名之爲河圖洛書遂附會爲易範之原是非蠡起近儒辭而闕之使各歸其本斯亦已矣許氏偏取九圖謂點卽圖數卽書已無徵據至以中五爲徑四正爲圓周四維爲方周而方周用并圓周邊加尤自相矛盾夫自中國至歐羅巴相隔數萬里自古至今經算師凡幾而圓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之數若合符節可謂至精之詣許氏乃曰吾不假籌策虛空冥悟而駕乎諸術之上是真上聖之智邪割圓之術設半徑爲千萬以內容外切屢求句股漸近圓邊

其一下小餘又十餘位然則觚楞之處卽有微差亦當在小餘而許氏率圓徑一周三一五一九〇七至十萬而已差有是理乎秦道古環田三積術本於張平子劉徽已辯之錢漑亭談階平拾其唾餘詫爲心得其實無裨於算學許氏顧以其率數相近引爲奧援誤矣大衍之數衆說不一竊以天五地十相乘爲近蓋歸奇之數惟見一二三四過揲之數惟見六七八九而含蘊於五十中則所謂太極也許氏以周徑附會則不倫實甚且句羈股羈相并卽弦羈方五斜七乃其羈率蓋五十開方有所不盡耳顧謂斜羈四十九不盡故五十去一何其拙於算邪揲著古法不可攷而以相傳之法合之繫辭大約無甚乖謬許氏別創新說以四十有九卽挂一聖人之言乃顛倒若是不待辯而知其非矣凡此皆其持義之皁皁者它未暇論也如許氏者

得不謂之好學深思獨惜其好爲新奇勇於自信足爲吾黨之誠敢質之足下亦欲聞其得失焉

與馬遠林書

鼎老轉眄沈學博四元玉鑑細草憶曩在杭州時尊師碩甫先生曾及之後聞甘泉羅茗香亦著細草已剗行世求之旣久歲甲辰夏阮文達公始以寄贈推闡詳至糾謬拾遺有功於算學甚鉅匪特爲漢卿諍臣而已今讀學博所著固與羅君大同小異實不如羅之詳然四象朝元第三第五兩問羅君細草方廉隅諸數皆不符原術竟無說以處此學博所演獨與術吻合此則勝於羅君者惟左右逢元第一問宜開四乘方而術開三乘方第二問宜開三乘方而術開無隅平方第二十問宜開七乘方而術開九乘方第二十一問依術推演十乘方得數雖同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十二
而方廉諸數竝異羅君疑爲術誤學博於此四條皆無細草而云草見廣異今檢卷末無廣異豈別有專書邪書中商功修築第二問脫去八行撥換截田本十九問脫去末三問四象朝元第二問屨入三才變通之末至於算式位數舛誤不可枚舉偶爲簽出不及百一蓋四元位置已顛而天物地人相乘寄位夾縫尤易淆亂豪釐千里非一一演算末由周知也明靜庵割圓密率捷術用疊借諸根暗合四元之法但一根又一根稱名易混李壬叔以意創爲置太極於一隅而以四元如積諸廉依次分列旁行表上縱橫相遇較舊法爲明顯且免剔消之齟近西人新譯代數只用記號似亦便捷苟會而通之不直爲四元別開生面且立元可不限於四也然鄙見以爲入算之用天元爲多其雜糅隱伏者御以地元足矣三元以上皆過爲紆曲以發

難題謂極算術之奇可也以言實用則徒苦難心力而已大雅以爲然否學博書四冊奉繳察入尊師無恙相別二十年時時念之見時道意

燕寢攷序

自鄭君以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注禮而後儒紛然辨難莫得其意然鄉飲酒記之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之出自東房此行於庠序不得據以難鄭也惟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賈疏以爲正客館案上文有司入陳注云入賓所館之廟及廟門注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下文公館賓賓辟注云君在廟門正與記卿館於大夫語合賈蓋曲爲之說且何以處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二篇之屢言東房也或謂東房西室鄭專論寢然公食大夫禮宰夫筵出自東房鄭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此非明對大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十一
夫士之廟而言乎或謂士喪禮遷于祖正柩于兩楹閒注云象向戶牖也戶牖閒得與楹閒相向其室必正中似鄭君亦以士廟爲有左右房公食大夫禮注偶失檢耳案特牲饋食禮豆籩銅在東房注云東房房中之東東夾北鄭蓋以士廟不當有東房故以房中之東解之然則東房西室鄭意固兼廟寢也明甚且如或說以東房西室專屬之寢亦有可疑者昭四年左氏傳使置饋于个而退杜注个東西廂東西廂爲左右房之制昭子之寢既有東西廂則非東房西室可知夫三禮爲鄭學體大物博非可輕議顧攷之於經而不合當別求其故是惟好學深思者能心知其意耳續谿胡竹邨農部湛深經術尤篤于禮嘗謂鄭君之說當有所受必非意造讀斯干詩箋乃悟東房西室專爲燕寢之制鄭君注禮時概諸宗廟正寢係傳聞之誤當以詩

箋爲正又參之內則玉藻士昏禮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尙書大傳而知自諸侯以下其燕寢皆東房西室東房西室之制室則東向開戶以達于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于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證之經傳皆合作燕寢攷二卷於是東房西室之說明而注疏以下凡後儒所論之是非亦各見農部爲歛儒凌次仲教授入室弟子教授著禮經釋例爲禮家斗杓農部又以賈君淺略別撰儀禮正義猶未脫稟然其好學深思能通古人之意於此可見一斑矣歲己亥秋晤君武林傾蓋如故訂忘年交癸卯夏以學海堂刻本燕寢攷篇帙錯亂郵示原稟屬爲校訂錢錫之通守爲編入指海甲辰冬復寓書屬序文虎學識荒陋無以證成君義於其刊竣謹揭君著書大旨于簡端云

書古文尙書攷辨後

二十五篇之僞在今日已坦然明白立異爲高者乃拾冤詞廣聽之唾餘欲翻成案何哉理學家以虞廷十六字爲道統真傳一旦以爲僞則失其所馮依一也攷證諸儒於僞古文毛舉癥索身無完膚欲舉東晉以來相傳爲經文者而拉雜摧燒之其事驚世駭俗其言亦失於過當遂使不平者反唇相稽二也古文泰誓出於民間說見後蓋非完帙馬氏已疑之唐用僞古文作疏此篇遂廢今采緝殘賸以僞易僞文辭詭譎衆論不諧三也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東漢儒者相傳古文僅有三十四篇連今文泰誓三篇其餘殘篇斷簡十不存二三尹告武成鄭注爲亡其果見與否皆不可攷而諸儒必謂馬鄭及見孔壁全文四也遷固之書但言孔安國獻古文不云作傳孔叢子及王肅私定家語後

序始有安國作傳之說皇甫謐帝王世紀輒引五子之歌虺誥伊訓說命泰誓諸篇文又引孔安國注尙書云鳴條在安邑西郭璞注爾雅亦引尙書孔氏傳犬高四尺曰獒云云是僞古文經傳萌芽皆在魏晉閒蓋王肅忌鄭氏名高事事務與爲敵僞古文經傳孝經僞孔傳孔叢子皆其所創始觀其私定家語大率勦襲戴記乃反云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爲不足而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名曰曲禮肅意徒欲暗攻鄭學而遂詆及本經盜憎主人其情可見乃諸儒攻古文者非府辜於梅賾即集矢於皇甫使迴護者反有所藉口五也然孔疏所謂二十四篇者今已失傳無可攷辨而三十一篇與二十五篇其文具在平心熟復真僞自見無庸詞費至後出泰誓既缺全篇可存而不論必補綴以充數則愛古之癖矣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二
此書尊信偽書攻擊閭惠所謂妄於所習毀所不見未必有補於作偽者然其中亦有足以砭諸君之失寒夜檢閱隨筆糾駁復舉其大略於此呵凍作字言不成理殊不足令通儒見也

書戴氏注論語後

此吾友德清戴君子高所著也注文簡古頗有漢儒遺意然公羊解經已多乖刺邵公申傳益覺煩苛劉申受乃述之以說論語自鳴其專門之學君復踵而加厲穿鑿影射成此一編意將傾紫陽而下之亦太不自量矣璿璣自爲黃極而誤注北辰大辰自合無射而誤云夷則此不講律厯之過至泠州鳩所言三所自指辰次而以釋雅頌各得其所之所則承江子屏樂縣攷之謬也凡古書題某氏注多出自其門人尊師之辭亦有後人題者今自僭戴氏失未思爾中如引昭二十五年秋七月季辛

又雩傳證樊遲從游舞雩之間引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傳證宰我三年之喪之間似得其事理此類當平心取之不可一概擯棄烏乎子高往矣如子高之劬於學者能幾人哉

書梅氏方程論後

梅氏方程論主於同減異并以歸畫一或乃以古法難之未知其意爾李雲門尙書論同異減并之法致爲詳盡而語多膠葛或滋後學之疑愚更以數語括之曰凡同異減并必視首位首位必主減盡首位同名者同減異并異名者異減同并其減餘一行與并入一行皆爲正負無人如以有數之行移補者同減異并則正負互易異減同并則如故古人立術概此矣

書梅氏厯算書西國月日攷後

西人本無所謂月也據其書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奇分爲十

二節每冬至後十日爲立耶蘇聖名卽爲第一節首日以後凡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節皆三十一日第二節二十八日餘皆三十日每歲如是惟過子辰申年則第二節閏一日爲二十九日其所閏又不在末日而在瑪第亞瞻禮之前一日瑪第亞瞻禮者乃其第二節之第二十四日也又其所謂立耶蘇聖名者亦有進退或冬至後十日或十一日大要以太陽入丑宮十度後爲準故或疑其以太陽至高衝爲歲首然梅氏此攷引康熙丁卯瞻禮單十一月廿八癸卯日應西厯正月初一日日在丑宮十度二十分康熙初高衝過冬至七度未至十度可知於高衝無與矣而近年英國書館所刻中西通書凡例謂泰西諸國以二十四氣之日分爲十二月冬至後十日或十一日爲元旦每年自元旦至除日晝夜長短氣候寒暖日日

相同似亦以日至高衝爲元旦者然日至高衝有蚤晚其前後日晝夜永短卽不能無微差若夫愆陽伏陰何時蔑有而謂氣候寒暖日日相同吾未敢信

梅氏謂西國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又云正月一日日在斗五度今攷之皆不然

梅氏據崇禎厯書所授西國月日謂自漢順帝永建丁卯距明萬厯甲申千四百五十七年相差十二三度卽歲差之行案以歲差東行五十一秒續儀象考成改定五十二秒計之千四百五十七年應差二十度三十八分有奇何止十二三度又自康熙丁卯至咸豐六年丙辰凡百六十八年應差二度二十二分奇而丙辰中西通書西月宮度與丁卯瞻禮單一一符合以較厯書所引漢順帝時西月止差一度或二三度而止亦有同度分者獨萬厯甲申至康熙丁卯百有三年應差一度三十四分奇而厯書所

引日月差至八九十一度不等此不可解要之於歲差高衝皆無與也歲差亦斷非平行

臆稟

學樂雜說

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陽聲左旋陰聲右轉取其合辰卽大司樂所謂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也此律管也若用之樂器則不能以一器兼眾管或參用一陽一陰相和折半之度見律呂正義然亦有陰陽分用者今笛有黃鍾笛大呂笛俗謂雌雄笛亦曰姑洗笛仲呂笛蓋笛用角律見晉書樂志姑洗爲黃鍾之角仲呂爲大呂之角也古之笛卽今之簫今之笛

古之橫吹其用略同

獨用則自爲一均合用則相和以應

宋人以管色配十二律黃鍾配合字大呂下太簇四同用四字

夾鍾

下姑洗

同用一字仲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

字夷則

上下南呂

同用工字無射

下應鍾

凡同用凡字用字同

者後律一均皆爲前一均之中管黃鍾無同用字而有高宮一

均則亦中管矣勾字介於上尺之間而應從前律故蕤賓爲仲

呂之中管又以六字爲黃鍾清下五爲大呂清五字爲大簇清

緊五爲夾鍾清謂之四清聲自合字以至緊五共十六聲今笛

用上尺工凡六五乙配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七音而各加倍

半

竹音倍半不相應當云清濁

自低上字至高乙共二十一聲然低上低是

高五高乙不恆用則自低工至高六亦祇十七聲耳

夢溪筆談云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九聲高凡高五高工尺

勾高一高四六

原誤句今正

合大石角

原脫角字今補

同此加下五

此黃鍾一均也

下五則宮前一聲

高工高大石調

原脫此四字今補

高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

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

此大呂一均也高四則宮

前一

中呂宮

原脫宮字今補

雙調中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

上下一四

原誤下四今正

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

此夾鍾一均也高道一則宮前一聲

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

原誤

下四今正

六合小石角同此加勾

此仲呂一均也勾則宮前一聲

南呂宮歇指調南

呂調皆用七聲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同此加

下工

此林鍾一均也下則宮前一聲

仙呂宮林鍾商仙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

凡下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鍾角同此加高工

此夷則一均也高工則宮

前一

黃鍾宮越調黃鍾羽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

高四六合越角同此加高凡

此無射一均也高凡則宮前一聲

此說黃大夾仲

夷無六均皆用九聲獨林鍾一均祇用七聲未知何義至七角

調皆加宮前一聲則萬寶常所譏流蕩忘返者也

見宋史樂志

唐會要天寶十三載七月十日太樂署供奉曲名及改諸樂名

太簇宮時號沙陀調 太簇商時號大食調 太簇羽時號般

涉調 太簇角 林鍾宮時號道調 林鍾商時號小食調

林鍾羽時號平調 林鍾角調 黃鍾宮 黃鍾商時號越調

黃鍾羽時號黃鍾調 中呂商時號雙調 南呂商時號水

調此所列宮調前後淆亂且復不全其大意則亦以宮商羽角

爲次也案宋樂志范鎮言自唐已來至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

周禮然其說有黃鍾爲角黃鍾之角黃鍾爲角者夷則爲宮黃

鍾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

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鍾商姑洗曰黃鍾角林鍾曰黃鍾徵南

呂曰黃鍾羽蓋樂人苟趨簡易唐時已然今据唐會要所記惟

太簇商

為太簇

之為大食調

黃鍾

林鍾商

為林鍾

之為小食調

中呂

黃鍾商

為黃鍾

之為越調

無射

中呂商

為中呂

之為雙調

夾鍾

南呂

商

為商

之為水調

見柳耆卿樂章集

與宋人所傳合若太簇

羽

為太簇

則宋人謂之正平調亦曰平調

中呂

林鍾宮則宋人謂

之南呂宮

為林鍾

道調宮則宋之中呂宮

為中呂

林鍾羽

為林鍾

則宋

之黃鍾羽

無射之羽

亦曰羽調

黃鍾羽

為黃鍾

則宋之中呂

調

中呂

至般涉調則宋之南呂羽

為南呂

實黃鍾之羽不知何以

論為太簇羽也俗工傳習相承不追溯所從來而儒者載筆亦

有所不及辨致參錯如此

宮調之分何也宮立宮羽主調大不踰宮細不踰羽舉其聲之

大者而言則曰某宮舉其聲之細者而言

聲細

則曰某調其實

一也曰黃鍾宮則知其羽必南呂曰黃鍾羽則知其宮必夾鍾

古謂之移宮換羽今謂之旋宮轉調俗云翻調是也竹音翻調

以正宮調為主視其四字所加為某字調絲音翻調亦以正宮

為主視其四字上所加為某字調

四為羽音故云調

皆即旋相為宮之

理而絲竹不同者其生聲取分異也

欽定律呂正義續編載西夷七音曰烏勒鳴乏朔拉犀烏與勒

勒與鳴乏與朔朔與拉拉與犀相去皆全分鳴與乏犀與烏相

去皆半分亦迭相旋轉凡當鳴字犀字位者皆為半分與合四

乙上尺工凡之次合蓋亦主絲樂而以倍徵為首音也

樂府雜錄以去聲為宮入聲為商上聲為角平聲為羽又云上

平聲調為徵聲贅亂不可解近世填詞家奉為祕籥又從為之

辭案困學紀聞載徐景安樂書以上平聲為宮下平聲為商上

聲爲徵去聲爲羽入聲爲角似矣然上下平分配宮商殊無意義宋人詞集惟柳耆卿張子野姜白石多注宮調尋其叶韻皆不如所云又宋人按譜法以輕清配上去重濁配平入驗之白石詞旁譜亦不盡然蓋字有出送收三音既長言之則首尾中間轉合處自有曲折不特論陰陽四聲而已徒以一字配一音豈非所謂叫曲念曲乎

朱子亦嘗論之叫曲念曲亦見筆談及詞源

尺牘

答汪謝城

仲夏外翁堅青先生傳眎手書博雅好古如見其人頃復承下詢種種益欽佩無已虎少嬉戲不知讀書今稍稍事此然不能專力求一事能始終條貫者卒不可得讀足下書自省又自愧恨也史記正義自南宋與諸家合刊後世間單行本絕尠四庫

全書所收係明震澤王氏刊本河閒紀文達公經進者當日在文瀾閣緣應校書多遂未暇檢閱戴東原校夏侯陽算經從永樂大典綴緝而成其後孔氏刻毛斧季所得元豐足本東原又爲作跋并未言及大典本今以兩本互校前後次序竟無一字不合此疑案百思不解漢魏叢書有鹽鐵論係明張之象注四庫所收本卽此然割裂倒亂舛謬甚多嘉慶間元和顧澗蘋得明弘治十四年新淦涂氏依嘉泰壬戌刻本及錫山華氏活字本與張本大異陽城張古餘太守重刊之復撰攷證一卷系其後爲桓書最善之本然嘗以羣書治要所引校之猶有脫誤凡魏晉以前古書類如此簡明目錄與單行提要彼此去取頗有不同卽文瀾閣書其書或有或無其卷數或多或少亦往往與簡明不合閣本前所冠提要又有與單行本殊絕者又有提要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十一
相同而其本大相刺謬者蓋四庫全書既竣之後又屢經更改而文瀾閣本當分鈔時或即依俗本鈔錄以圖省事未必全遵四庫本也朋九萬烏臺詩案完本久佚據直齋書錄解題凡十三卷而說郛函海諸書所錄寥寥數帙而已然諸家詩注及茗溪漁隱叢話詩話總龜等書尙可掇拾度秋翁既作廣證當已及之僻處海隅聞見甚隘無足酬雅問者一水相望苦不得謀面幸時惠教言

與汪謝城

客夏承示手校大唐郊祀錄正譌補脫千餘年斷爛之書煥然一新實爲稽古者一大快錄副訖覆校再過有數端似可商者古人引書不盡依原文義苟可通不必一一標出至脫文誤字顯見爲傳寫之謬者徑即補正省去案語以免瑣屑脫簡之處

他書所引事略雖同未必盡合則但宜附案不可徑補又古人疏略引用經傳注語往往概舉一名不復分析或有櫟括諸篇合爲一論者此類但舉例於前後竝可略敢以鄙意妄爲增損復檢通典六典新舊唐書唐會要樂府詩集諸書參證異同附注圈外餘竝仍原校授工寫樣春夏閒可繡梓矣古人校書亦各隨其人疎密今世所傳林億之校內經彭叔夏之文苑英華辨證最爲精細近時戴東原盧抱經校書頗仿其例高郵王石臞文簡父子尤精其要不過博觀約取闕疑慎思而已然弟能言之非謂遂能爲之足下精思聰察弟萬不及一竭其愚陋何足當輕塵墜露之益而來悵云云何其學逾邃意逾下而詞逾謙與大唐郊祀錄繳上管見所及揭諸簡端幸再審之

附錄

先生前後館金山錢氏三十年錢氏藏書甚富又喜刊布以惠士林道咸閒如錢熙祚輯刻之守山閣叢書珠叢別錄指海錢熙輔輯刻之藝海珠塵壬癸二集錢培名輯刻之小萬卷樓叢書皆先生爲之編次校勘一時考據家皆珍爲善本嘗三詣杭州文瀾閣縱觀四庫全書凡鈔得者約四百三四十卷云行狀海寧李氏善蘭與先生談算甚契合咸豐初李氏偕英吉利士人艾約瑟偉烈亞力新譯重學及幾何原本後九卷梓行於世皆先生爲之參訂而艾約瑟輩聞先生名數數造訪質疑問難咸大折服歎爲彼國專家弗能及同上先生初入曾文正幕爲之校刊王船山遺書江寧開書局刊布各書復延先生校理因商定條例主校席者十三年所刻十一經四書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文選王氏讀書雜誌諸書皆經

先生手校而於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書考訂尤精同上

光緒中瑞安黃侍郎體芳視學江蘇建南菁書院躬延先生往主講席仿詁經精舍制凡經史古學天文算法惟所習先生自爲南菁書院記以誌其事未幾以足疾請退厥後院中人才蔚起馳聲藝林皆先生之遺澤也同上

嘯山弟子

閔先生萃祥

閔萃祥字頤生華亭人監生好讀書工詩古文兼善書畫嘗與修華亭縣志松江府續志皆詳瞻有法嘯山晚居郡城之復園朝夕走謁於嘯山學行之最深其遺書多所校訂焉參張文虎懷舊

雜記

遺文

算經三書序

懋之校刊周髀算經數術記遺九數外錄三書成將彙爲一編或疑其羣雜以質於余余曰無傷也算數之學今勝於古誠以算必徵實數無蹈虛前人勅法後人推行積世積人萬法變生由變以會於通因通以求其密人心之智巧日出而算數遂爲無盡之學雖然法有萬殊理一而已是故積水可進於凜冰取火不忘夫鑽燧舊法者新法之所從出也中國算書之古莫周髀若矣地圓之理遠駕西人立說以前特其義隱而難窺致其書存而若廢古者列九數於六藝之一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兩漢經師類能通曉其術然自九章以外鮮有專書此算術所由寢微歟數術記遺相傳漢人徐岳所撰雖不盡可信而唐人頒之學宮殆亦以其舊籍而藉備一格夫河海之大必挹溝澮之

注山嶽之峻不遺培塿之細貴在博取豈等弁髦西法東來始驚奇妙至我朝通算大儒接踵而起往往超越其上嚮之所爲魚兔今亦視等筌蹄讀九數外錄可以概其餘矣後乎此者不可知前乎此者容可不知然則是編也旣以今學者知夫算術之源本而古今風會降升之故亦庶於是徵何羣雜之有懋之日子釋吾疑必請以子言弁簡首辭以不文不獲姑識之質諸當世疇人不知以爲然乎否也

嘯山交游

胡先生培翬

別見樸齋學案

陳先生奐

別爲南園學案

戴先生望

別見南園學案

劉先生毓崧

別見孟瞻學案

莫先生友芝

別見集經學案

李先生善蘭

別爲王叔學案

汪先生曰楨

別見王叔學案

劉先生熙載

別爲諸儒學案

顧先生觀光

顧觀光字賓王號尙之金山人年十三補諸生三試鄉闈不售遂無志科第承世業爲醫時同里錢氏多藏書恆假讀之因博通經傳史子百家尤究極古今中西天文厯算之術嘗謂積世積測積人積智厯算之學後勝於前微特中國西人亦猶是也舊法者新法之所從出而要離舊法之範圍且安知不細繹焉而別有一新法在乎故凡以爲已得新法而舊法可唾棄者非也中西之法可互相證而不可互相廢故凡安其所習而黨

同伐異者亦非也所著曰九數存古依九章爲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圓弧矢諸術附焉曰九數外錄則櫟括西術爲對數割圓八綫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體圓錐三曲綫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重學凡記十篇曰六厯通考則據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爲之考證曰九執厯解曰回回厯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新厯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則就疇人所用術改度爲百分趨其簡易而省其迂曲曰算牘初續編二卷算牘餘稿二卷則自記其算學各稿其考訂經史則有禹貢讀本一卷古韻二十二卷七國地理考七卷國策編年考一卷周髀算經列女傳吳越春秋華陽國志校勘記各一卷補輯佚書則有神農本草經七緯拾遺帝王世紀而古史逸文則補馬氏繹史而作者也又爲傷寒論補注僅

成辨脈平脈太陽上中凡四篇其文集爲武陵山人雜著同治

元年卒年六十四

參史傳 張文虎撰別傳 張文虎懷舊雜記

文集

雜說

宋儒以五十五數爲河圖四十五數爲洛書無徵不信胡氏易圖明辨辨之詳矣然五行生成之數見鄭君易大傳注太一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見易緯乾鑿度則二圖傳之自古初非無與于易者也胡氏欲一掃而空之亦屬武斷洪範本文並無洛書二字林氏之奇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者猶言天奪其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猶言天誘其衷也此解最穩漢儒好言祥異遂以初一日五行節爲洛書本文宋儒又易以戴九履一之圖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矣然東晉晚出書傳

云龜列于背有數至於九盧辨注大戴記明堂九室云法龜文則六朝人已有此說

晚出古文惠松崖閻百詩諸君攻之不遺餘力矣余獨愛五子之歌一篇密合古人用韻之法如第一章下子圖馬爲韻寧敬爲韻倣周頌有瞽篇例而胡拙明謂韻句寥寥殆不可誦是不知古人有遙韻之例也脂之二韻漢魏後多出入此第四章有祀用之韻第五章歸悲依悵追用脂韻界限分明似先秦人手筆又第四章之君孫魂韻通文而不通元較唐人功令以元魂痕通爲一韻者識解相去遠矣

朱竹垞經義考刪去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自四海遏密八音以上斷爲堯典而冠高堂隆所引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於月正元日之前至篇終爲舜典又謂建皇之

義無聞不知皇卽黃之譌也文選策秀才文注引帝王世紀云
舜始卽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尙黃尙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政
改朔則此三字乃緯候之文不得援以入舜典矣
史記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三統厯文王
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二說不同其自文王
崩至伐紂首尾五年則同多方云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謂居
喪三年觀兵還歸二年也鄭說文王受命年數從史記觀兵伐
紂年數從三統厯則自文王崩至伐紂首尾七年鄭以前無此
說也又管子及三統厯並言武王克殷七年而崩如鄭說則止
五年恐不足信

今文太誓史公及劉鄭並親見之而三說互異可知太誓本文
但有月日而無年矣近王鳳喈孫淵如輩採集太誓竟於上篇

云九年於中篇云十有一年使當時有此明白可據之文何至
紛紛若此然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
津則明謂伐殷在十一年與史記合劉歆歧而二之以上二句
爲觀兵而年無所繫之月以下二句爲伐紂而月無所繫之年
支離舛錯宜其來後人之彈射矣劉鄭並以厯法推算或與經
文月日不符而遷就以求巧合理亦有之書序既有明文且從
史記可也

伏生今文但言哉生魄耳三統厯引武成逸篇乃有旁死霸旣
旁生霸之文劉歆以死霸爲朔生霸爲望而哉生霸爲望前一
日遂與鄭義大相乖違王鳳喈輩伸鄭抑劉而武成本文不得
其解終無以服劉氏之心也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霸本月生
之名後轉爲魄不學者望文生訓遂疑魄有陰晦之義則大謬

矣哉之爲言始也既之爲言盡也

如春秋日有食之既

朔日月光盡伏爲

既死霸朔後一日旁之爲旁死霸望時月光正盈爲既生霸望後一日旁之爲旁生霸劉氏之說本無可疑月於三日始有光至十五日而光盈故鄭以哉生魄爲月之三日與劉說不相反而適相成也哉生魄既生魄或稱哉生明既生明文雖小異義實大同而劉以哉生霸爲望前一日其謬妄亦不攻而自破矣晚出武成一月壬辰以下序所云往伐者也四月哉生明以下序所云歸獸者也史云罷兵西歸行狩則序文本作歸狩彼認爲獸故以歸馬放牛實之既生魄以下追敘前事倣逸周書世俘解例受命於周受伐商之命也予小子其承厥志告諸侯以興師之意也此當在壬辰前蓋彼見三統歷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_{二十}因意諸侯受命於周在十一月望日言既生魄_{八日}

不言月者用殷正則非周史之體用周正則武王尙未興師故敘於大告武成之後且故爲此若斷若續之文以疑後世也底商之罪以下記行師禱告之詞戊午師渡孟津以下記武王一戰克殷與天下更始之事序所云識其政事者也既生魄不言月故戊午癸亥之間亦不言月且與一月壬辰相隔遠甚則不疑其三十四日而成一月也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不用鄭君避居東都之說是東晉人尙知古義也周書作維解云武王崩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詩鴟鴞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疏引書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是今文說與毛公同也史公從孔安

國問故而魯世家云成王少周公踐阼攝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是孔安國古文說亦與今文同也馬鄭讀辟爲避而以居東爲避居東都不特於古無徵卽下文罪人斯得及鴟鴞詩旣取我子無毀我室等語並不可解鄭謂周公居東成王多殺救其羣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此臆說不可從或引墨子越絕書爲證然越絕書言巡邊一年則與經文居東二年不合王氏尙書後案曲伸鄭說吾無取焉

天官疾醫參之以九藏之動鄭注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嘗疑十二經中何獨不及膽與三焦後讀素問三部九候論云神藏五形藏四合爲九藏張注形藏四謂胃大小腸膀胱藏有形之物也膽無出無入三焦有名無形皆不藏有形者也此與鄭說闇合然素問上文云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上部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則九藏之說自當如王注云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是謂神藏五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胸中是謂形藏四以經解經非王氏剏說也周官參之以九藏之動卽素問三部九候

之法鄭注云云似越人所謂獨取寸口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

嘗以素問解之云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辛養筋也肝主筋心欲

與急食鹹以與之鹹養脈也心主血脈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苦養氣也肺主氣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養肉也脾主肌肉獨酸養

骨與素問不符酸屬肝腎主骨意即乙癸同源腎肝同治之理

與

敖繼公釋儀禮屏弃古注別出新裁於經文有難通處不以爲

衍文卽以爲脫簡今就大射儀一篇言之三耦再射畢賓降取

弓矢于堂西敖云賓取弓矢以升明其將侍君射此言降而不

言升似有闕也按下文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

搯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此卽上文賓降取弓矢于

堂西之事蓋兩見之前著其降此著其升經文極爲明備安得

有闕文耶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敖云

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爲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爲耦者此諸公

卿三字衍文按上文云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

升鄭注公卿或缺士爲之耦此補經文所未及如敖說則耦不

升三字亦衍文耶諸公卿升就席敖云大夫旣反位諸公卿乃

與之序升公卿之下不言大夫者文脫耳此上下文皆卿大夫

升就席不應此時獨否也按再請射時大夫降適次至射畢小

臣委矢而升就席則三耦射時大夫在堂下明矣此句中不得

有大夫二字

王制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鄭注萬億今萬

萬也按經注萬億並千億之誤蓋鄭注上文明云億今十萬安有十萬爲億而萬萬卽爲萬億之理鄭所見本必作九千億畝方與上文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相合其後經文旣誤復以誤文改注歷千餘年無有起而正其失者

厯學卮言

梅氏月食蒙求以黃白差角加減黃赤差角而得月赤道差卽噶西尼之赤白二經交角也復求二經赤道差卽赤經高弧交角加減月赤道差爲地經白道差卽白經高弧交角故云此綫所指卽月行白道之極積學參微乃與新法闇合信乎此心此理不以東海西海而殊

江氏冬至權度云西法最卑每歲東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率似微縮大約當加二秒亦與噶西尼新法闇合

太陽中距盈縮差噶西尼新法比地谷舊法減六分五十八秒江氏因謂本輪均輪之半徑古大而今小失其解矣噶西尼所測之盈縮差實與地谷數同惟所定地半徑差清蒙氣差之數與舊表互異故減盈縮差以就之非真減也試以春秋分言之舊法謂京師春秋分午正太陽高五十度無蒙氣差而加地半徑差一分五十六秒今法謂日天地半徑差甚微可以不計而減蒙氣差五十秒故所測視高度雖同而所推實高度恆低二分四十六秒春秋分日道自南而北緯度差而南則經度差而西矣春秋分日道自北而南緯度差而南則經度差而東矣夫春秋分者加極之限也春秋分者減極之限也二分之距中距歲有行既分要其大致不甚相遠春分差而西秋分差而東則其加減差之數漸平依弧三角算緯度差二分四十六秒經度必差六分五十八秒而此六分五

十八秒正新法盈縮差減於舊法之數也

噶西尼之太陰初均卽舊法之初均二均合兩次加減爲一次加減也舊以月距本天高卑取初均又以月距日取二均今以日距月天高卑定兩心差又以月距本天高卑取初均則月距日之用已藏其中是故日當月天中距而月在中距則必與日同度四度五十七分奇爲朔望時之最大差卽舊法本輪半徑併均輪半徑之數也日當月天高卑而月在中距則距日必九十度七度三十九分奇爲兩弦時之最大差卽舊法本輪半徑併均輪半徑仍加次輪全徑之數也於此見新舊二法之同而異亦見新舊二法之異而同

求日月距高卑前後各度視徑回厓用轉比例法以各度距地與最高距地之比同於最高徑分與各徑分之比

明史不著算法今以立成

推之當如此

地谷改用矢綫比例以本輪全徑二千萬與各度距高

卑矢綫之比同於高卑徑差與各度徑差之比二法不同當以回厓爲正蓋本輪徑綫如股太陽心距地心綫如弦股之與弦終古不能相合況如地谷之說均輪心循本輪周行而太陽又循均輪周行從太陽心出綫與本輪高卑綫十字相交必不與本輪正弦合爲一綫然則以矢綫求徑差特因其數之相近而假借用之非正法也近噶西尼亦用轉比例與回厓合

以黃道高弧交角加減黃白大距爲白道高弧交角西人新舊二法之所同也而按圖察之舊法從白道立算新法以白道經圈過黃道之點立算微有不同然皆非密率也從白道立算必用兩斜弧三角形求月距限與限距地高以白道經圈過黃道之點立算必求黃白二經交角與黃道高弧交角相加減厓家

徒取其數之相近而不察其法之非眞設有微差紛紛遷就湊合算術益工算理益晦矣

太陽兩心差有大小則歲實有消長當用均輪以消息之然按圖詳審其法有三其一均輪心循本輪右旋日天心循均輪左旋則兩心差大時最高行遲兩心差小時最高行疾聯其行跡卽成不同心圈與七政小輪成不同心天者同理其二均輪心右旋日天心亦右旋則兩心差大時最高之行反疾兩心差小時最高之行反遲如噶西尼之算太陰最高均也其三最高終古平行而兩心差有加減其加減與均輪矢綫相應如噶西尼之算黃白交角朔望後又有加分也三者雖同用兩心差起算而行度各殊是必徵之實測乃取其合者用之

黃赤大距古遠今近王曉庵欲據以爲歲實消長之根梅氏謂

黃赤距度其差在緯歲實消長其差在經似非一根余謂經度相待而成者也緯度旣差則經度亦必有差試於北極設一本輪又於本輪周設一均輪黃極在均輪最遠時黃赤之距極大在均輪最近時黃赤之距極小惟此二時黃極與輪心成一直綫故無差數最遠後黃極在均輪心之西而極至交圈之過黃道者亦差而西故其平行應差而疾也平行疾則歲實漸消矣最近後黃極在均輪心之東而極至交圈之過黃道者亦差而東故其平行應差而遲也平行遲則歲實漸長矣以太陰正交均參觀之其理益明

七國正朔不同攷

七國時之麻法不可知矣然秦以十月爲正史有明文而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云汲冢紀年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

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
蓋魏國之史記也然則三卿分晉皆承晉祿而用夏正矣既用
夏正則與秦差三月楚齊燕祿法無攷若用周正亦與秦差一
月史記雜采諸書兼用三正宜其彼此齟齬而二千餘年未有
論及此者甚矣史學之難言也略舉數條以證明之

秦本紀惠公十二年出子生表在十一年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又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表在二十三年同上

又惠文君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更名少梁
曰夏陽張儀傳並在十年紀用秦正傳用夏正

魏表哀王十三當秦昭王元秦擊皮氏未拔而解櫜里傳同魏
世家在哀王十二年表傳用秦正世家用夏正

秦本紀昭襄王九年孟嘗君來相秦表在齊湣王二十五當秦

昭王八田完世家同紀用秦正表世家用周正

又昭襄王九年煥攻楚取八城表在楚懷王三十當秦昭王八
楚世家同同上

楚世家頃襄王二年楚懷王從閒道走趙趙不敢入復之秦三
年懷王卒於秦表同秦本紀並在昭王十一年當頃襄王三年
同上

秦本紀昭襄王十六年冉免表在十五年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秦表昭王十九年十月爲帝十二月復爲王趙世家在惠文王
十年當昭王十八年表用秦正世家用夏正

趙表惠文王十九年秦敗我軍斬首三萬二十年與秦會黽池
廉頗傳在一年表用秦正傳用夏正

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是

以十月爲歲首也昭襄王四十二當魏安釐王十二而魏世家
安釐王十一年無忌謂魏王曰太后母也而以憂死是知昭襄
王四十二年之十月正在安釐王之十一年矣純用秦正世家用夏正
范雎傳昭王四十二年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
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
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昭王四十二當趙孝成
王元平原君爲孝成叔父不得云王之弟矣蓋此事在昭王四
十二年之首三月正當趙惠文王之三十三年也傳又云趙孝成王乃發卒

圍平原君家蓋其時惠文初薨孝成嗣位鄰國尙未知也

又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涇拔之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
反閒賣趙大破趙於長平趙奢傳在孝成王七年春申君傳在
爲楚相之四年並當昭王四十八年與睢傳合表在昭王四十

七年

表用夏正傳用秦正

秦本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盡有
韓上黨正月兵罷是以十月爲歲首也白起傳云昭王四十八
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正月罷兵其九月秦復發兵攻趙邯鄲

秦本紀誤作十月與秦紀合

白起傳又云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八九月圍邯鄲不
能拔時已在歲終矣下文又云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
密則在五十年之十月據秦本紀又云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

數卻武安君行至杜郵引劍自殺則在五十年之十二月據秦本紀

史公不著年數故下文補敘之曰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

十年十一月一字誤此史文縝密處

秦表莊襄王三年初置太原郡燕世家在王喜七年當莊襄王

二年

表用秦正世家蓋用周正

秦始皇本紀十四年韓非使秦表同韓世家在王安五年當始

皇十三年

表紀並用秦正世家用夏正

又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表同燕世家在王喜二十七年當始皇十九年

表紀並用秦正世家蓋用周正

策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秦虜王遷在始皇十九年則荆軻之行當卽在是年冬風蕭蕭兮易水寒亦似十月中語也

與張嘯山書

許氏太陽行度解謂日行赤道原無盈縮而人目視之有盈縮者由於黃赤斜交及地面測望反覆辨論說亦娓娓可聽僕以

算理考之黃赤斜交者西法所謂升度差也二至之後赤道一度當黃道不足一度二分之後赤道一度當黃道一度有奇若以赤道求黃道二至後當有減差二分後當有加差以黃道求赤道者反是今推太陽盈縮則最卑後六宮爲加差最高後六宮爲減差已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矣況黃赤交角終古不易而最高卑歲有行分又安得以升度差爲盈縮之原乎地面測望者西法所謂地半徑差也地谷定地平上最大差爲三分京師春秋分太陽高五十度當加地半徑差一分五十六秒以弧三角推之緯度差一分五十六秒經度僅差四分五十秒耳若依噶西尼新法日天距地甚遠地平上最大差爲十秒則春秋分經度之差不足二十秒矣況起算之根皆以所測之視高度加地半徑差爲實高度故所定節氣皆從地心起算不從地面

起算又安得以地半徑差爲盈縮之原乎黃道出入于赤道之
內外大距二十三度有奇太陽循黃道行其距地平之高弧隨
時隨地不同而其距地心之遠近則一故黃道交於赤道但可
以南北言不可以高卑言也地心不當太陽天之正中而微在
其一偏西法謂之兩心差太陽在最高半周則距地遠而行遲
在最卑半周則距地近而行疾此遠近謂距地心非謂距地平
所以然者高卑綫與黃道平行而與地心相參直故南至赤道
之表北至戴極之下立表測候其盈縮無不同者許氏於此析
猶未精故謂赤道北與天頂近爲高赤道南與天頂遠爲卑又
謂高卑者平圓之象非渾圓之象渾圓之黃道必側視之乃有
高卑是距地心之遠近與距地平之遠近混爲一矣天雖渾圓
然高卑盈縮其加減止在黃道一綫則其象必爲平圓而非渾

圓西法求盈縮差用平三角而不用弧三角正爲此也許氏誤
以距地平之遠近爲高卑故謂地面相差一象限則高卑必易
位又謂人必正當赤道之下立而仰測然後赤道與日與人目
聯爲一綫審如是則日行盈縮亦當隨地而殊然中西兩家並
無此說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至於左旋右旋之論尤不可通左
旋之度在赤道一日一周者也右旋之度在黃道一歲一周者
也中西兩家並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自張橫渠有俱左旋
之說而朱子蔡氏因之遂以太陽右旋一度爲不及天一度此
據理之空談非厓家之實測而許氏謂日之自行于本天者一
日恰滿一周並無欠缺其不及一度從天而見則承朱蔡之誤
而又誤矣彼見太陽東升西沒終古不易故以爲一日一周不
知其爲大氣所攝而非太陽之自行太陽自行黃道較赤道之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二
左旋者不特東西相違而且南北異向故有緯南緯北日永日短之殊戴氏王氏論之已詳許氏不得其意妄加駁詰不幾如鼯鼠之食牛角愈入愈深而愈不能出乎後附太歲太陰說較錢詹事爲詳然謂漢志歲名困敦乃謂太初元年歲前非本年也則亦大誤太初元年始以建寅爲歲首建寅之距建亥僅三月耳斷無以此三月別爲一年之理況超辰之法必俟餘分盈百四十四而後超一辰則以太歲紀歲亦必以天正冬至歲星所在爲準斷無一歲而名丙子又名丁丑之理觀歲術推歲所在用上元以來外所求年而不用盡所求年其理固章章也太初元年次餘百三十五已近超辰之限故下至王莽始建國五年距算百十六而已超一辰許氏疑未滿百四十四年非超辰之本法是按圖索驥而未能洞曉乎立法之所以然矣僕於中

西算術無所偏主但參伍反覆以求得夫心之所安三復此書似有不能釋然於心者敢還質之足下惟足下教之

答席小米書

去冬於錢水西處得讀大著趙兩釋疏證曲暢旁通實足自伸其說鄙人於金石素未究心不敢強作解事惟於乙卯說篇稍參末議以顛項術易殷術足下不以爲謬妄而節取之辱賜手書用意甚殷僕不勝知己之感矣然而尋繹之下終有未能釋然於心者輒以管見逐條辨論足下實事求是諒不以同異爲嫌也開元古經所載六術積年惟魯術有誤字無由得其立法之根前引大衍術議一條不過證魯史未嘗改晦爲朔而足下謂十二月當爲正月正月當爲二月則其惑滋甚蓋上文明云魯術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今推魯僖公五年入周術

壬子部第四章首以辛亥日一分合朔冬至則魯術合朔當在辛亥日之二百八十六分安得壬子爲二月朔乎足下據史漢二書謂秦用顓頊術必在并天下後今考始皇二十六年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此史記文也而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則此時已以十月爲歲首同是史記之文何以自相矛盾亦可見史文之不容過泥矣又引淮南子顓頊元起甲寅較今法僅退一辰謂秦術之作距漢初不遠宜若可信然謂秦術必以甲寅紀元不知秦術用超辰乎不用超辰乎用超辰則上元不值甲寅不用超辰則太歲安得與歲星相應此鄙人所展轉推求而未敢深信者也竊疑秦術本文但有距逆朔上元故自漢初言之則曰甲寅自東漢人言之則曰乙卯大衍術議謂顓頊術本起甲寅呂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

乙卯爲上元此求其故不得從而爲之辭上年與錢水西書原屬一時興到之作故但推經朔不及閏月甚至莊襄王三年五月朔誤以壬子爲癸巳得尊札而覆勘之不覺啞然失笑然推是年歲首十月乙酉朔壬戌小雪在朔後三十七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甲寅朔依法推至五月得辛巳朔二十六日丙午亦未嘗不與史記合也足下據二世二年後九月謂秦用顓頊術其閏餘亦與殷周術同此誠至當不易之論今更以史記考之二世元年入顓頊壬申部六年歲首十月甲辰朔壬午小雪在朔後三十八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甲戌朔五日戊寅故史記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也二世三年入顓頊壬申部八年歲首十月癸亥朔壬辰小雪在朔後二十九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壬辰朔依法推至八月得丁亥朔十三日巳亥故史記云八月巳亥趙高欲

爲亂也

閏在歲終故小雪必在十月其餘十一中氣則不盡然

然則秦昭王十九年正月

辛巳朔逆推歲首十月癸丑朔丁亥小雪在朔後三十四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壬午朔依法推至九月得丁未朔九日乙卯而於趙爲九月者於秦爲十二月如此則無疑於鬲文且與殷術不謀而合戴東原謂考古宜心平凡論一事勿以人之見蔽我勿以我之見自蔽故今之所推不欲苟同前說然顓頊術與殷術雖不甚相遠而戰國時之用殷術亙古未聞不若顓頊之略有根據也至小司馬秦不改月之說僕竊以爲不然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正改月春秋具有明文而詩三百篇之用夏正者不可枚舉然則漢初雖承秦建亥而賈生之賦淮南之書何妨仍用夏正史家敘事既改月數則所載詔書自應追改以從畫一古人文網闊疏夫亦何嫌何疑而乃援以爲不改月之

證乎足下於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謂十爲七字之誤固無不可於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謂正月前當置閏則斷不可通夫秦法閏在歲終自古迄今並無異說續漢書律厯志安帝延光二年尙書令忠奏云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此漢人言秦事當得其真如以無中氣置閏則秦獻公四年入殷術己酉郛四十七年閏餘十八當閏十二月而正月辛亥朔安得有庚寅乎史記高祖紀不載五星聚東井事必班氏採他書補入故誤仍秦正僕非自護其前說也請於三證外更舉一證古詩明月皎夜光篇上言玉衡指孟冬下言秋蟬鳴樹閒秋蟬而在孟冬則孟冬爲建申之月非時月俱改乎文選注云漢之孟冬今之七月又云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是則上冬下秋不嫌歧異與七月詩前言何以卒

歲後言曰爲改歲者其例正同幸更詳之方今厯學大明篋絕前代惟經生不能知今而術家又疏於考古故中西之法無由融會而得其通僕性好此學而用志多歧忽忽二十餘年未能深造辱承下問用敢對以所知不識足下更有以教我否

弧矢啟祕序

以八綫表步天簡矣妙矣而算表之法必憑六宗三要二簡諸術取數甚難自西人杜德美創爲弧背求弦矢法蒙古明靜庵又補成弦矢求弧背法饒有巧思然猶未及於割切也海寧李君秋紉精思妙悟因杜氏明氏之術而引伸之於是割切二綫亦可與弧背互求而弧綫直綫相爲比例之法至精至備蓋古人割圓之法爲無數多邊形以切近圓周李君割圓之法爲無數諸乘尖堆以切近圓周圓內之諸尖堆合之成弧矢形圓外

之諸尖堆合之成雜綫三角形正弦爲諸尖堆之高則正矢爲底和故正矢求弧背之術卽從正弦出也正切爲諸尖堆之高則割徑差爲底較故正割求弧背之術卽從正切出也弦切爲諸尖堆之高其各乘方皆偶數故以乘除所得加減弦切爲弧背而弧背求正切之術卽從正弦出也矢割爲諸尖堆之底其各乘方皆奇數故以乘除所得開平方爲弧背而弧背求正割之術卽從正矢出也此皆理數之自然二百餘年莫之或省一旦理解按諸西表而無秒忽之差詎非天學中一大快與抑李君自謂從諸乘尖堆悟入與西法之從連比例悟入者不同余謂連比例與尖堆原非二法設天元一爲一率方根爲二率則三率卽平方積四率卽立方積五率卽三乘方積各以乘數加一除之卽得各尖堆矣弦矢二綫用連比例之法具見於明氏

書今更以割切言之半徑爲連比例一率正切爲二率用求弧背應減四率三之一加六率五之三減八率七之五加十率九之七減十二率十一之九加十四率十三之十一合各率以加減正切卽弧背眞數也半徑爲連比例一率倍割徑差爲三率用求弧背應減五率十二之五加七率七十五之三十二減九率四百四十八之百九十五加十一率千九百五十之八百六十三減十三率十一萬三千九百十六之五萬一千一百十五加十五率九十三萬二百九十三之四十二萬二千二百三十二合各率以加減倍割徑差復爲連比例三率與一率半徑相乘開平方得二率卽弧背眞數也半徑爲連比例一率弧背眞數爲二率用求正切應加四率三之一六率五之二八率四十二之十七十率百五十三之六十二十二率千七百五之六百

九十一十四率二萬六千九百四十九之萬九百二十二合各率以加弧背眞數卽正切也半徑爲連比例一率弧背眞數爲二率用求正割應加三率二之一五率十二之五七率百五十之六十一九率三千四百十六之千三百八十五十一率十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之五萬五百二十一十三率六百六十六萬八千七百七十二之二百七十萬二千七百六十五合各率以加半徑卽正割也所用率數竝視乘除所得不滿一數而止雖人算稍繁而不用約法似可與本書互相證明試以質諸李君知不免邯鄲之誚也爰書之以爲序

對數探原序

對數探原者海寧李君秋初所著也西人對數之表以加減代乘除用之甚易而造之甚難李君巧借諸乘尖堆以定其數又

化諸乘尖堆爲同高同底之平尖堆以圖其形由是遞加遞除而諸對數指顧可得精思所到生面獨開矣究其立法之原不越乎天元以虛求實之理是故尖堆之底卽天元也尖堆之高卽正數也平分其高爲若干分依分各作橫綫以截其積而對數之法由之以生何也對數之首位自一至九止矣一之對數爲○而百億之對數亦爲○故尖堆下段之積不可求而總積亦不可求非無積也正以其大之極而一至九之數不足以名故反命爲○此盈虛消息如環無端之妙也二至十之共積爲一十一至一百之共積爲一百一十一至一千之共積亦爲一推之至於萬億無不如是此尖堆漸上漸狹漸下漸闊之理也以加倍代自乘則二段之積不得不同於三四兩段之積以三因代再乘則二段之積不得不又同於五六七八四段之積此尖

堆二段以上積數相等之理也尖堆之底無盡積亦與爲無盡而求兩對數較則所得皆爲最上一段之積故二十尖堆已足當億萬尖堆之用西人不達乎此乃用正數屢次開方對數屢次折半以求之亦識流而昧其原矣易不云乎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李君渺慮凝思無幽不啟蓋實有以通易簡之原而體神明之撰者西人見之應亦自悔其徒勞也是爲序

讀地球說書後

噶西尼新法謂太陽靜而地球動人聞是說鮮不駭且惑矣今按尙書考靈耀云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亦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御覽三河志詩注鄭注考靈耀云地與星辰俱有四游升

降四游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季復正自立夏之後北游夏至北游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游冬至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季復正爾雅釋天疏釋其文義蓋以最高爲北游之極最卑爲南游之極中距爲東西游之極也既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則不能不旋轉而成圓形而鄭言四季復正者以其界於高卑中距之中前後各四十五度耳故言北游之極則曰升降極下在地爲極下者在天爲最高也言南游之極則曰升降極上在地爲極上者在天爲最卑也言東西游之極則曰升降正中於高卑爲適中者實行與平行等也鄭注者靈耀又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當正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

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漸漸而下爾雅釋天

此條專言升降不言四游而實與四游之義互相發錢竹汀援以爲日行高卑之證其說良是特不知所謂升降者升降於日輪之四周而徒以近日爲升遠日爲降故於四游之說不能無疑於心而竟置不論今具列其說觀之知新法實本緯書而人在舟中之喻尤爲若合符節古人可作當有相視而莫逆者矣或曰新法言地球自西而東右旋一周而爲一歲今四游之序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則是左旋也二說何以能合爲一乎曰以地球靜太陽動觀之太陽固右旋也則設太陽靜而地球動亦必爲右旋無疑而四游之說乃類於左旋者蓋以日行盈縮言之也普天下人皆以近日爲南遠日爲北冬至地距太陽極

近則角度大於積度而實行疾於平行是爲南游之極冬至後地距太陽以漸而遠其疾漸減至於春分而升降正中則實行與平行等然而積疾之多正在春分人從地面測之則見太陽在平行之東二度有奇爲疾差之極大者故春分爲西游之極也夏至地距太陽極遠則角度小於積度而實行遲於平行是爲北游之極夏至後地距太陽以漸而近其遲漸減至於秋分而升降正中則實行與平行等然而積遲之多正在秋分人從地面測之則見太陽在平行之西二度有奇爲遲差之極大者故秋分爲東游之極也蓋就每日之實行言之則二分與平行同而二至之盈縮極大故以二分爲升降正中而二至爲升降上下之極也統前後之積差計之則二至爲盈縮起算之端而二分之積差極大春分疾差二度奇太陽在平行西則地爲東

游之極矣然則新法與古法同乎曰亦不同也新法恆星終古不動而古法星辰亦有四游則古法爲尤善矣恆星距地雖遠然謂太陽不動而地球行乎四周以地半徑計之距日最遠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最近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六夫以四萬四千倍地半徑而加減於恆星天距地之數則必同一時而某方視某星較近某方視某星較遠又必同一地而某時視某星較近某時視某星較遠安得均無遠近而地上地下各六宮乎古法星辰四游並與地同故星辰距地無四時遠近之殊而太陽終古不動地旋轉於本心復循環於本輪因有晝夜永短冬夏盈縮之異前人皆以誕妄訾之卽梅穀成亦謂地惟至靜故能載萬物必無升降之理少見多怪眞緯書之一厄矣王述庵歷舉緯書之有裨於經者謂其原本聖門非後人所能臆造余論

新法而有取於四游升降之文竊以王說爲不可易云

讀周髀算經書後

此書廢棄已千餘年雖以梅定九戴東原諸公竭力表章而終不克大明於世者以其所言周徑里數皆非實測故也今按經文首章卽云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而七衡圖後又云凡爲此圖以丈爲尺以尺爲寸以寸爲分分一千里凡用繪方八尺一寸然則經中周徑里數皆爲繪圖而設非其真也天本渾圓而繪圖之法必以視法變爲平圓旣爲平圓則不得不以北極爲心而內衡環之中衡環之外衡又環之夫外衡之度本與內衡等也而自圖視之則內衡之度最小中衡稍大外衡乃極大此其出於不得已者一也三衡之度輒細不同繪圖之法必核其實若以

中衡爲主而齊之則內外衡之度多寡不均且奇零難盡故必變度數爲里數而取數始真此其出於不得已者二也中衡距北極九十一度_{三五}一本爲周天四分之一而自圖視之半徑六十度_{八七}僅得周天六分之一惟內衡距北極六十六度_{七五}與半徑略相近故中外衡距極里數並以內衡度法起算此其出於不得已者三也然半徑六十度_{八七}而內衡距北極六十六度_{七五}兩數相差五度_{二九}乃以黃赤二極聯爲一綫於此綫上距北極五度_{二九}指一星以爲識命曰北極璇璣一晝夜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恆以冬至夜半加子春分夜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而起此借象之第一根也當時實測內外衡相距四十九度_{九二}半之得二十四度_{四六}卽黃赤大距加璇璣距北極五度_{二九}得三十

○度^{四三}_{七五}適合周天十二分之一夫中衡距北極本周天十二分之三也而中衡距內衡又爲周天十二分之一則內衡距北極必爲周天十二分之二而與外衡距內衡之度相等此借象之第二根也里數之根無所取之乃於王城立八尺表以測日景夏至午正一尺六寸冬至午正一丈三尺五寸其較爲一丈一尺九寸卽命十一萬九千里爲外衡距內衡數亦卽爲內衡距北極數此借象之第三根也乃置十一萬九千里倍之得二十三萬八千里卽內衡徑三之得三十五萬七千里卽中衡徑四之得四十七萬六千里卽外衡徑以度命之內衡距北極六十○度^{八七}_{五〇}內衡距中衡中衡距外衡各三十○度^{四三}_{七五}若與實測不符而中衡距北極九十一度^{三一}_{二五}內衡距璇璣北游六十六度^{七五}_{七九}外衡距璇璣南游百十五度^{八六}_{七一}皆與實測所得

不約而同且黃赤極並無象可見今以璇璣表之可以測北極之高下焉可以得黃極環繞北極之象焉可以明天左旋日右旋一歲而差一周天焉嗚呼可謂巧之至矣但其理隱于法中而未嘗明言其故自趙君卿以下隨文衍義未有能闡其微者戴東原直指北極璇璣爲黃極則璇璣徑二萬三千里而內衡距外衡十一萬九千里判若天淵何可混而爲一錢竹汀以璇璣爲近北極大星似矣而以十一萬九千里爲內外衡相距之實數則黃赤大距三十○度^{四三}_{七五}亦振古未聞之異說皆由不知周髀爲繪圖之法且其圖爲借象而非實數故耳余於是書蓋嘗展轉思之而得其解後閱西人渾蓋通憲見其外衡大於中衡與周髀合而以切綫定緯度則其度中密外疏無一等者乃恍然悟周髀之圖欲以經緯通爲一法故曲折如此非真以

地爲平遠而以平遠測天如徐文定公所謂千古大愚者也況地圓之理經中已不啻三令五申安得復生異說故爲此論以明其故云

讀山海經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東西二字當互易下文敘次皆自西而東非自東而西也淮南地形訓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其次第與山海經正相反益見經文東西二字爲傳寫之誤矣海內西經東胡下四節當在海內北經舜妻登比氏節之後東胡在大澤東卽蒙上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之文也海內北經蓋國下九節當在海內東經鉅燕在東北陬之後蓋國在鉅燕南卽蒙上鉅燕之文而朝鮮蓬萊並在東海亦灼然可信也海內東經國在

流沙下三節當在海內西經流沙出鍾山節之後上言流沙故接敘流沙中外諸國下言昆侖墟昆侖山故繼以海內昆侖之墟在西北脈絡連貫更無可疑不知何時三簡互誤遂致文理斷續地望乖違今爲移而正之竟似天衣無縫作者有靈當驚知已于千古也

附錄

先生謂開元占經厯積年於算不合因用演紀術推其上元庚子至開元二年歲積知占經少三千六十年又以占經顓頊厯歲積攷之史記秦本紀始皇本紀知其術雖起立春而以小雪距朔之日爲斷蓋秦以十月爲歲首閏在歲終故小雪必在十月昔人未之言也李尚之用何承天調日法攷古厯日法朔餘強弱不合者十六家以爲未盡強弱之故爰別立術以日法朔

餘展轉相減以得強弱數但使日法在百萬以上皆可求惟朔
餘過於強率者不可算耳授時術以平立定三差求太陽盈縮
梅氏詳說數衍未明讀明志乃知卽三色方程之法謂凡兩數
升降有差彼此遞減必得一齊同之數引而伸之卽諸乘差則
八線對數小輪橢圓諸術皆可共貫讀占經所載瞿曇悉達九
執麻而知回回泰西麻法皆淵源於此其所謂高月者卽月孛
月藏者卽月引數日藏者卽日引數特稱名不同亦猶回麻之
稱歲實爲宮分日數朔策爲月分日數之類是也其論婺源江
氏冬至權度推劉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冬至前以壬戌丁
未二日景求太陽實經度而後求兩心差乃專用壬戌今求得
丁未兩心差適與江氏古今小之說相反蓋偏取一端以伸
己見其根誤在高衝行太疾也西法用實朔距緯求食甚兩心

實相距術繁而得數未確改之以前後兩設時求食甚實引經
得兩心實相距不必更資實朔較本法爲簡而密矣西人割圓
止知內容各等邊之半爲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邊之半爲正
切乃依六宗三要二簡諸術別立求外切各等邊正切線法以
補其闕杜德美求圓周術用圓內六邊形起算雖巧而降位尙
遲謂內容十等邊之一邊卽理分中末線之大分距周較近且
十邊形之周與邊同數不過遞進一位而大分與全分相減卽
得小分則連比例各率可以較數取之入算尤簡易因演爲諸
乘差表可用弧度入算而不用弧背數然尤慮其難記且仍不
能無藉於表因又合兩法而用之則術愈簡而弧線直線相求
之理始盡錢塘項氏割圓捷術止有弦矢求餘線術以爲亦可
通之切割二線因補立其術西人求對數以正數屢次開方對

數屢次折半立術繁重李氏探源以尖堆發其覆捷矣而布算猶繁且所得者皆前後兩數之較可以造表而不可徑求戴氏簡法及西人數學啟蒙並有新術而未盡其理乃別爲變通以求二至九之八對數因任意設數立六術以御之得數皆合復立還原四術又推而衍之爲和較相求八術自來言對數者未之聞也又謂對數之用莫便於施之八線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冥思力索得之仍用諸承差法迎刃而解尤晚歲造微之詣諸可寶撰傳

畢先生華珍

畢華珍字子筠鎮洋人道光口口舉人官浙江慈谿知縣以病乞歸僑居嘉興杜門著述邃於音律之學著有律呂元音一卷其中如較正黃鍾倍律管色不可代十二律歌曲盡變諸篇皆

極精粵能道人所未道云

參張文虎懷舊雜記錢培名律呂元音後跋

律呂元音自序

大樂與天地同和其源則出於人心之感物而動形之篇章達之聲歌元音之在天地無古今一也然而不求之於中聲其理亦不可得而著聖祖仁皇帝御製律呂正義用千二百黍之積較正黃鍾眞數又以黃鍾倍半各數比例相求考驗金石絲竹絃匏諸器人聲高下自然之宜無一不合華珍少喜律學偶有窺測筆之於條若夫本末兼賅精麤咸貫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以俟明體達用之君子

錢先生熙祚

錢熙祚字錫之號雪枝金山人候選通判勤學敦行遇鄉邑善舉利濟羣生者率先倡導設義莊義塾以贍宗族性嗜書籍嘗

得昭文張氏海鵬所刻墨海金壺殘板以原書采擇校讎皆未
精審因集同志數人僑寓西湖假文瀾閣本晨夕參考復鈔得
數十種補所未備更益以後出之書爲四庫所未著錄者輯刻
守山閣叢書六百五十二卷珠叢別錄八十七卷繼又得張氏
借月山房彙鈔殘板復輯爲指海成十二集每刻一書首冠提
要末加後跋其中或注案語或繫札記考訂之精迥出諸家叢
刻之上阮文達元爲作序盛稱其蒼萃羣書津逮後學於人爲
有功於己爲有福云道光甲辰卒年四十有四著有守山閣賸
稿一卷

參凌堃撰傳 阮元撰叢書序
張文虎懷舊雜記及賸稿序

守山閣叢書序

叢書者蓋雜家之流叢之言聚也眾也聚眾家之書以成書昉
自左禹錫百川學海洎明以來浸以廣矣顧往往取盈卷祇擇

焉不精以其私臆增刪改竄或且依託舊文僞立名目徒驚淺
人心智而見笑於識者是不可以已乎近世惟抱經盧氏淥飲
鮑氏蒐羅善本去取謹嚴不持穿鑿不參臆說敘錄之家斯爲
極致夫叢書之義在發幽微資考鏡舉放失訂譌脫非欲誇多
鬪靡以博稱於時人亦非矜奇炫新冀與坊賈逐什一之利也
尼山有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日三復心嘗庶幾家故藏書
夙耽泛覽文有異同輒丹黃以識曩閱昭文張若雲氏海鵬墨海
金壺稟依四庫體例整齊頗多祕秩刊行無何遽燬於火然所
采旣駁校讎未精竊嘗糾其魯魚幾於累牘脫文錯簡不可枚
舉遂擬刊訂重爲更張二三同人慨焉稱善叢書之舉爰始於
此南滙張君嘯山文虎同邑顧君尙之光深思遐覽實襄商榷嘉
善妹婿程君蘭川文榮平湖族弟卽山熙暨從兄漱六熙胞兄湛

園熙恩鼎卿熙輔舍弟葆堂熙哲鱸香熙泰同志參校不憚往復於是昕夕一編靡閒冬夏咨諏詰難或致斷斷窺管所及隨文附注置圈於首以別原案逸文可采並著簡末一書甫畢旋授梓氏續有尋繹別記校勘繫之總分四部不及專集蓋仿張氏之例四庫之外或有遺珠割愛綦難依類附驥凡此者或以羽翼經史或以裨補見聞義取徵信務歸實用門戶之見無所隔閼若夫茶經酒譜搜神諸皋一切支離瑣屑之言里耳所諧良難廢棄以云甄錄概從舍旃經始壬辰迄茲十載爲目百有十爲卷六百五十有二厥功告竣用志顛末惜乎湛園卽山先後捐館不獲觀是書之成言念及此忽不覺其涕泗之交頤也

珠叢別錄序

予生平無他嗜好惟好涉獵書史而又不喜沾沾守一先生之

言經史以外閒及九流雜藝稗官小說靡不泛覽性顧善忘一卷之書裁隔旬日便不記源委又牽於諸冗遇癥結處稍致思輒爲俗物敗興年來俗事愈繁其牽掣而敗興者愈無以自卻讀書真自有福哉雖然卽又未嘗因此而廢我好也人生天地閒事之有益莫有過於讀書者無論聖人賢人單辭隻語舉足以垂世立教卽中材以下下至農圃醫卜百工技藝千慮一得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身心性命推之至於古今興廢風俗政教咸資實用卽一名一物亦足以博聞多識涵養性情天下有益之事庸有過於讀書者哉或曰著書之人不盡大賢狂於所見時有偏謬若夫小道可觀致遠恐泥奈何兼收而並蓄耶嗚呼讀書貴明大義師法舍短在取之何如耳苟得其意雖解牛承蜩可以悟道不得其意則周公太平之書王介甫用之

清傳學案卷一百七十三
以誤國書豈能任咎者哉向輯守山閣叢書不無遺珠之憾駒
隙餘閒復蒐得如千種付之梓因識鄙見於首以質世之與予
同好者

程先生文榮

程文榮字蘭川嘉善人性嗜金石嘗得薛尚功鐘鼎款識爲宋
時石刻世無二本時阮文達雖有刻本行世然祇據影鈔舊本
參校重雕固未見石刻也又得蜀石經殘字原揭亦希見之品
家有茹古樓所藏圖籍碑帖甚富著有嘉興金石志南邨帖考
各若干卷江寧金石志補四卷鐘鼎款識校誤一卷隸續補一
卷隸續目次考一卷金山錢氏輯刻叢書多種恆參與校訂咸
豐初官江寧府北捕通判三年春粵寇犯金陵登陴守城陷殉
難贈道銜予雲騎尉世職

參張文虎懷舊雜記及
感逝詩注 金石屑

韓先生應陞

韓應陞字對虞號綠卿婁縣人道光甲辰舉人候選內閣中書
少好讀周秦諸子爲文古質簡奧非時俗所尙後從同里姚氏
椿游得桐城古文義法尤究心時務於算學重學氣學光學聲
學諸書每手自校錄時李氏善蘭續譯幾何原本後九卷成卽
爲覆校而授之梓家藏圖籍金石甚富咸豐十年粵寇陷郡城
所藏與居屋俱燼倉皇走避卒於道遺橐多散失嘯山編爲有
用書齋雜著二卷序而行之

參張文虎懷舊
雜記及雜著序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二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二

天津徐世昌

校邠學案

校邠崇尚亭林究心經世之學其抗議四十篇亦日知錄之支流也昔亭林著書謂若果見之行事不難躋斯世於治古之隆雖託空言而聞者興起後二百餘年而有校邠與亭林所處不同此心若一使後之人讀其書知儒效可憑思有用於世斯亭林之緒長已述校邠學案

馮先生桂芬

馮桂芬字林一又字景亭吳縣人道光庚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咸豐初大臣疏舉人才以先生與林文忠並薦旋以憂歸比服闋而粵匪已陷金陵承詔勸捐輸練鄉團事辦敘克復諸城

勞晉五品銜擢中允有閒之者告歸不復出會江南大營潰數
郡並陷僅存上海一隅羣議赴皖乞湘鄉曾公援軍慮不遽許
推先生具草乃爲陳危急情狀并時局利鈍及用兵先後所宜
語甚辨曾公許之令合肥李公以水陸諸營東下遂成平吳之
功先生在滬創議立會防局調和中外又設廣方言館儲博通
西學之才而其大有造於鄉邦者莫如蘇松太減漕額長元吳
三縣減佃租舉歷代名公卿思爲民請命不可得者一旦如其
意而蠲除之類沈疴之去體蓋先生數十年夙願亦至是克償
焉先生主講惜陰敬業紫陽正誼諸書院以實學教士成材甚
眾卒於同治十三年年六十有六平生於書無所不讀說經宗
漢儒亦不廢宋凡天文輿地兵制刑法鹽鐵河渠錢漕食貨諸
書靡不窮思極慮推究其本原隱然有撥亂澄清之志作抗議

四十篇關係民生國命精小學算學著有說文段注考正校邠

廬逸箋三種弧矢算術細草圖解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恆

星圖測定咸豐紀元恆星表顯志堂彙

參左宗棠撰家傳
吳雲撰顯志堂彙序

校邠廬抗議自序

三代聖人之法後人多疑爲疏闊疑爲繁重相率芟夷屏棄如
弁髦敝屣而就其所謂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積今二千餘年
而蕩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挾空言以爭之而勢恆不勝迨乎
經歷世變始知三代聖人之法未嘗有此弊夫而後恍然於聖
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試略舉數事言之以億萬人自養則有餘
以一人養千百人則不足觀於今日奉軍國則民力竭養兵勇
則國力又竭而始知聖人兵農合一車徒馬牛甲兵出自民間
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澤宮射御何以登六藝觀於今日文

臣不知兵武臣不曉事而始知聖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什而取不及一視古爲少倍蓰而當一視古轉多觀於今日倍征無藝而始知聖人百畝而徹之法之善也土宜出於地而無窮遠物限於地而難致觀於今日運道阻天庾空而始知聖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之善也食爲民天有食斯有民水爲穀母治田先治水觀於今日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饑而始知聖人盡力溝洫之法之善也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汙在人才觀於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聖人鄉舉里選之法之善也郅治必先親睦百行莫先孝弟觀於今日期功陌路富貴貧賤不相恤而始知聖人宗以族得民之法之善也廉遠堂高箋疏有體九重萬里呼籲誰聞觀於今日諫諍設專官民隱不上達而始知聖人懸輶建鐸庶人傳語之法之善也權所屬則末秩亦

將逞志用不贍則中材不能無求觀於今日奉薄官貪而始知聖人分田制祿之法之善也天下有億萬不齊之事端古今無範圍不過之法律觀於今日則例猥瑣案牘繁多而始知聖人不鑄刑書之法之善也開邊拓土石田不耕長駕遠馭鞭長莫及觀於今日夷患不已而始知聖人守在四夷之法之善也術業以不專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鋤觀於今日器用苦窳借資夷裔而始知聖人梓匠名官倉庾世氏之法之善也此類尙多更僕難數然則爲治者將曠然大變一切復古乎曰不可古今異時亦異勢論語稱損益禮稱不相沿襲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復有難復有復之而善有復之而不善復之不善者不必論復之善而難復卽不得以其難而不復況復之善而又易復更無解於不復去其不當復者用其當復者所有望於先聖後聖

之若合符節矣

復宗法議

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廢不可復後人頗有議復之者竊以爲復井田封建不如復宗法宗法者佐國家養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亂民非生而爲亂民也不養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養教之責所謂養不能解衣推食所謂教不能家至戶到尊而不親廣而不切父兄親矣切矣或無父無兄或父兄不才民於是乎失所依惟立爲宗子以養之教之則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遠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從寬而宗子可從嚴也宗法實能彌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詩曰君之宗之公劉立國之始卽以君與宗並重左氏傳晉執戎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正與公劉

詩相表裏蓋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維繫之而其合也彌固嬴政并天下始與井田封建俱廢秦亡之後叔孫通等陋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漸滅不可復故漢初知徙大姓借其財力實邊實陵邑而不知復宗法魏晉知立圖譜局而不知復宗法唐重門第至以宰相領圖譜事而不知復宗法惟宋范文正創爲義莊今世踵行者列於旌典又令甲長子沒必立承重孫二事頗得宗法遺意自可因勢利導爲推廣義莊之令有一姓卽立一莊爲薦饗合食治事之地莊制分立養老室恤嫠室育嬰室凡族之寡孤獨入焉讀書室無力從師者入焉養痾室篤疾者入焉又立嚴教室不肖子弟入焉立一宗子復古禮宗子死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以重其事

又有宗婦死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名子死爲之斬衰三年則駭俗不可行矣

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約

桂林陳文恭公議○公於乾隆中年撫江西有此令未及成而去繼之者以他

獄連及利戶遂一律毀

族正以貴貴爲主

安陽許三禮議

先進士次舉

貢生監貴同則長長同則序齒無貴者或長長或賢賢族約以賢賢爲主皆由合族公舉如今義莊主奉法無力建莊者假廟寺爲之嫁娶喪葬以告入塾習業以告應試以告游學經商以告分居徙居置產斥產以告有孝弟節烈或敗行以告一切有事於官府以告無力者隨事資之一莊以千人爲限逾千人者分一支莊增一族約單門若稀姓若流寓有力者亦許立莊無力者擇所附如吳則同出泰伯之類又如昌黎所謂何與韓同姓爲近之類無可附者則合數百人爲一總莊亦領以莊正莊約期於億萬戶皆有所隸而止周禮宗以族得民賅詞也有謂庶人無宗者非是前人已辨之立莊之後敦勸集資令經費

充贍另議永停捐例惟存民爵正可爲獎勵立莊之用夫宗法旣爲養民教民之原本其有功於國家甚大膺茲上賞不爲過也竊以爲今天下之大患有可以宗法弭之者不一端一宗法行而盜賊可不作人性本善孰不知廉恥孰不畏刑罰盜賊之甘於扞法網者迫於饑寒而已宗法旣行民無饑寒自重犯法大傳云愛百姓故刑罰中顧氏炎武爲之說曰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罔攸兼於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又云庶民安故財用足顧氏曰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物此志也一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宗法之善在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邪教之宗旨大都竊此二語以聚無賴之民始則濟其不足終則

括其有餘鄉愚無知狃目前之利陷於畔逆而不之悟宗法既
行誰不願以其從教主者從宗子哉一宗法行而爭訟械鬪之
事可不作今山東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廣東等省民多聚族而
居強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結黨呼羣橫行鄉里小則糾訟隆
中江西諸大族多互訟輒釀大獄巡撫輔德至疏請禁止毀祠追譜可謂因噎廢食大則械鬪閩廣最多近來尤甚
爲害甚鉅皆其族之不肖者號召之夫一族中豈無賢者無權
無責閉戶不與聞而已宗法既行則賢者有權有責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卽有一二不肖者何難以家法治之哉一宗法行而
保甲社倉團練一切之事可行宗法以人人有所隸爲主是億
萬戶固已若網在綱條分縷析於是以保甲爲經宗法爲緯一
經一緯參稽互考常則社倉易於醵資變則團練易於合力論
者謂三代以上之民聚三代以下之民散散者聚之必先聚之

於家然後可聚之於國宗法爲先者聚之於家也保甲爲後者
聚之於國也彼商鞅什伍連坐之法亦其時同并未盡離宗法
未盡壞之證如後世之民無常居五方雜處比鄰或不相識顧
欲與以連坐鞅雖酷亦勢不可行鞅借宗法以行其令而卽廢
宗法小人舉動往往如此今保甲諸法之不行者以無宗法爲
之先也尙書黎民於變時雍始於親九族詩以關雎麟趾爲王
化之始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學家齊而后國
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天子自齊其一家爲治平之始億萬姓各
齊其億萬家爲治平之終而已矣

文集

宗法論

萬氏充宗學禮質疑論宗法凡八篇徵引博而斷制嚴可謂詳

且明矣獨其四稱大夫之子爲大宗士之子爲小宗則不可以無辨曷言乎宗也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父之適以祭其禰宗祖之適以祭其祖宗曾祖之適以祭其曾祖宗高祖之適以祭其高祖此宗之四也大宗小宗所同也又宗始祖之適以祭其始祖此又宗之一也大宗所獨也鄭注孔疏謂別子之後皆爲大宗大宗之下乃有小宗是人人有一大宗而一族之人因之有聚而無散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者此也高祖以下曰族五世以外曰屬族與族相屬故曰族屬也所謂宗以族得民者此也民之也者眾之也脫如萬說爲大夫者少爲士者多小宗之子孫其相繫屬者亦不過如後世有服之親耳百餘年後各宗其宗國之人大半有四宗無五宗漸且渙散漸且途人所謂從之合之者安在所謂得民者又安在且其所據者大夫有

太祖士祭止及高祖是指祭者言非指所祭者言獨不聞禮父爲大夫子爲士云云乎武王責紂以世官春秋譏世卿大夫之後不恆爲大夫士之後不恆爲士其不足據以定宗法明矣至鄭注小記指別子爲諸侯之庶子注大傳則兼言始來在此國者陳氏祥道又加起民庶爲卿大夫者而爲三諸儒無異說惟士庶立宗與否經無明文近人紀氏大奎繹經文以爲亦當有同姓大同之始祖說自可從詩大雅君之宗之君與宗並言可見人莫不有君亦莫不有宗亦是一證錢氏大昕直謂士庶無宗而有藉於族相葬黨相揀州相賙似近肌說夫閭里任卹事之變者耳井田之法具在六十以上上所養二十以下上所長與強而專藉相葬相揀相賙爲哉

闕里致經堂記

說經家漢宋一界也漢之中易則虞王書則今古文詩則三家春秋則三傳各一界甚且東西京亦各一界宋之中朱陸亦各一界稍軼其界則曰此外道也於吾家數不合韓非子言儒分爲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蓋自周時已然於是調人之說無所施惟有專所學以訾所異黨枯竹護朽骨攻訐狠怒以詞氣相擊排冒沒濫觴於箴膏肓起廢疾流極於洪水猛獸之論嘻甚矣哉平心論之漢學雜識緯宋學近禪各有所蔽漢學善言考據凡名物象數文字形聲訓詁非漢儒不傳宋學善言義理表章大學於羣經中明誠正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說陳義大且遠用能晚出于餘年而儼然與漢儒埒實亦各有所長然則學者宜何從曰吾從聖聖人間官問禮問樂學琴知殷周之損益傷杞宋之無徵以及史記家語所紀軼事甚

多實萬世博雅之宗考據本於聖吾不敢訾漢儒也論語曰夫子言性與天道義理本於聖吾不敢訾宋儒也且漢儒何嘗諱言義理宋儒何嘗盡改漢儒考據漢儒宋儒皆聖人之徒也漢古而宋今漢難而宋易毋蔑乎古毋薄乎今毋畏乎難毋忽乎易則學者之爲之也用聖人四科四教之法取之兼收並蓄不調而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曲阜孔君憲彝聖人之後也漢儒宋儒皆通家也以致經名堂兼致之可也

讀史記律書書後

黃鐘長八寸七分一以下十二句訛舛不可讀索隱云上文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十分一舊本十多作七蓋誤也此說是也餘十一句之誤則置之不論集解正義亦然下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此卽三分去一也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

法此卽三分益一也索隱轉從漢志及周禮太師注黃鐘長九寸立算顯與本文不合斯爲巨謬今依法算之十二句中不過衍二字誤七字而已七字之中十誤爲七者居五字蓋逐書者不知十分幾爲何語而誤會十分應升爲寸疑十字無解故皆改之至所謂幾分幾者則約略之語也太師鄭注以九寸立算一字不誤賈疏於最易者詳之稍難者略之與索隱集解正義同病此亦如王制方田步尺孔疏陳集說皆誤而鄭注獨不誤康成於算學非專家而其精若此宜其獨有千古矣

黃鐘長八寸十分一

原作七分一今正十分一卽一分下放此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言七寸五分又小餘三分之一也下放此此三分之一爲弱○小餘爲八五一八五有奇當云又二十七分之二十三

太簇長八寸十分二

原作七分二今正

夾鐘長六寸七分三分一

原作六寸一分今正此三分之一爲弱○小餘爲四二二三七六

有奇當云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三

姑洗長六寸十分四

原作七分四今正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

此三分二爲強○小餘爲九三二二三有奇當云二千一百八

十七分之二千三十九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二

原作三分一今正此三分二爲強○小餘爲八八八八有奇

當云又九分之八

林鐘長五寸十分四

原作七分四今正

夷則長五寸三分二

原五寸下衍四分二字今刪此三分二爲弱○小餘爲五六七九○有奇

當云八十一分之四十六

南呂長四寸十分八

原作七分八今正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此三分二爲強○小餘九四九一七有奇當云七百二十九分

之六百
九十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三分二適足

算法黃鐘八寸一分下生林鐘應倍之爲十六寸二分三除之得五寸四分爲林鐘數上生太簇應四乘之爲二十六寸六分三除之得七寸二分爲太簇數下生南呂應倍之爲十四寸四分三除之得四寸八分爲南呂數上生姑洗應四乘之爲十九寸二分三除之得六寸四分爲姑洗數下生應鐘應倍之爲十二寸八分三除之得整數四寸二分餘數約之爲三分之二爲應鐘數上生蕤賓應四乘之則用整數乘零分之法以整數乘分子得數以分母除之卽所求之數法先以四乘四寸二分得十六寸八分次以四乘分子二既乘之後始不用原分子得八以分母三除之滿分母便於上數加一分今滿分

母者二以加上數十六寸八分得十七寸去六餘二爲今分子是爲乘得十七寸又三分仍用原分母之二應三除之則用整數除零分之法以整數乘分母而所得之今分母與原分子卽所求之數法先以三除十七寸得五寸六分餘二卽以原分母數化爲分得六記於原分子之旁次以三乘原分母三宜用除而反用乘以子有受除不受除而乘母與除子比例同也既乘之後始不同原分母得九爲今分母再以原分子二與所化之六相併得八爲今分子是爲除得五寸六分又九分之八爲蕤賓數以下皆放此

跋海國圖志

是書以林文忠公所譯四洲志爲藍本不宜轉取從前之職方外紀萬國全圖等書以補其所無不幾以春秋列國補戰國策乎又西人地理書皆著經緯度眞得地理要義正恨中國古書

無此故并省沿革多所聚訟魏氏不知輒多刪薙今以英人地理全志米人禪理哲地球說略校之多所不合如耶穌生於猶太明史據利瑪竇言生於如德亞是如德亞卽猶太爲今土耳其東境不宜屬之印度誤一也波蘭注肖爲今西俄羅斯地在通國五十七部之中不宜列波蘭爲一國誤二也領墨國下述加納王事卽全志噠國駕奴特王事案說略噠國又名噠馬噠馬卽領墨之轉乃別出噠國又出大尼國臆斷領墨大尼同用黃旗非一國幸所引萬國全圖經緯度大尼度正與全志噠國度合是止一噠國而歧爲三誤三也瑞丁國卽瑞顛綏林卽綏蘭爲瑞顛之首部又那威國久并於瑞顛地理全志瑞顛國爲那威本屬於噠嘉慶二十年以瑞地之近於噠國者歸噠以那威歸瑞由是合爲一國乃別出綏林國那威國是止一瑞顛而亦歧爲三誤四也偶校數卷卽有此誤恐全帙尙不

止此又圖中列天下萬國而旁注中國之畫長畫短綫更無解於不知而作之譏矣

附錄

先生少時爲某邑令記室兼治錢穀令以欠糧欲禡生員力爭不得拂衣去先生澄慮寡言及臨大事決大疑往往慷慨激昂直任不辭律已甚嚴居常不輕與人接客游陶文毅裕忠靖諸公幕中自未仕時已名重大江南北林文忠尤有國士之目

草撰墓志銘 吳雲撰顯志堂稟序

先生艸乞援書湘鄉曾公覽之心動遂以合肥李公總統蘇軍率兵一萬南援越三年先生謁公金陵縱言及之公曰東南事不出君書亦一段文字因緣也

顯志堂稟皖水迎師記

先生母夫人家爲催科所破嘗語先生曰汝他日有言責此弟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三
十一
一事也先生因是留心漕賦三十餘年官中一言一事涉及此者必求其詳手錄之哀然成帙先辭湘鄉之招後入合肥幕府蓋爲此也

顯志堂稟江蘇減賦記

先生謂生平好讀書未嘗一日廢業性迂未嘗與一曲譙自謂無足奇人輒交口稱之所自信者有二操守第一萬鍾千駟不能易吾節少賤通知民情留意掌故二者竊自謂不居人下乃人輒目爲文學之士不以吏事相許至以非義之取嘗試者斥甲而乙至斤乙而丙至蓋自通籍二十年雖漸久漸稀而終不能絕以汔於今何與生平所自信者適相反也

顯志堂稟五十自訟文

先生喜疇人家言師事李申耆李尙之兩先生嘗以意造定向

尺及反羅經用以步田繪圖試行於川沙

李鴻章撰墓志銘

先生治經通小學故不爲浮詞尤精隸首之學能推而行之清

丈之法生焉敘庚申閒事有史筆

俞樾撰顯志堂稟序

校邠弟子

吳先生大澂

吳大澂字清卿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入翰林厯官湖南巡撫罷歸先生長文學通訓詁酷嗜金石有所見輒手摹之或圖其形存篋笥積久得百數十器編恆軒吉金錄又盡取潘氏暨灘縣陳氏福山王氏諸家合己所舊藏拓本攷而釋之都十四卷仿宋歐陽公例名曰憲齋集古錄其言曰說文之字皆周末相沿非孔子六經舊簡故求之說文而不可通者往往於經典釋文得之如徐之古文邕周禮雍氏注征徐戎釋文劉本作邕舉沈兒鐘魯公伐邕鼎爲證又如來作速韞通鬯釋文所存異字多與古器銘密合人初不信後見燉煌唐寫本釋文虞書雖止

十一葉亦校通志抱經兩刻增字不啻倍蓰說文所無殆難枚舉而今則古字亡矣然後知初唐舊本陸氏所存古字實有溢出許書之外而先生之言信而有徵也復哀鐘鼎異文撰說文古籀補十四卷附錄一卷就古今文以探製字之原撰字說一

卷

參家傳
志堂彙序

王先生頌蔚

王頌蔚號芾卿又號蒿隱長洲人光緒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洊升郎中充軍機章京記名御史先生七歲就家塾所讀倍年長者每自塾歸則爲諸兄鈔錄文字或翻檢書籍長益肆力於學試紫陽正誼諸書院受知於校邠後校邠修蘇州府志聘先生任纂藝文古蹟諸門與葉鞠裳交最篤同受訓詁之學於潘邠侯又同爲常熟瞿氏校定鐵琴銅劍樓書目

左右采獲時望益隆吳之學者咸推王葉齊名在官餘暇手不釋卷以昭代經學超越宋明各經皆有補疏周禮爲歷朝典章制度所由出獨無專書毅然以義疏自任發凡起例實事求是爲生平最勤心力之一又以前人譜錄金石皆致力唐宋以前惟遼金元建都北方南省聞見窅遠紀載每多失實思以金石糾正之乃有志搜羅近畿金石嘗於方略館故紙堆中見殿板初印明史殘本眉上黏有黃籤審爲乾隆朝擬撰考證未竟之本因多方搜求逐條釐訂芟其繆冗採其精要成明史考證擴逸四十二卷卒年四十有八所著寫禮廬文集詩集明史考證擴逸碑記古書經眼錄均經其子刊行周禮義疏殘彙藏於家

參史傳
府君事略 王

文集

論語正義補序

國朝乾嘉間學者揚州爲盛揚州之學高郵王氏父子儀徵相國振歆扶絕陶染後進最稱大師餘若李大令惇汪明經中焦孝廉循江上舍藩輩亦皆根稂漢儒辨章古學粹然成一家言至於衰持遺經綿歷數世師傳不失如古大小歐陽尙書平原高氏世習魯詩之比則莫如儀徵寶應兩劉氏儀徵之劉自孟瞻伯山兩先生至恭甫明經皆世左氏學寶應之劉自端臨楚楨兩先生至我友叔俛孝廉皆世論語學顧左氏傳疏以三世纂集之勤尙未卒業而論語正義則楚楨先生世屬稟已具君遂足成之寫定於同治丙寅宣羽海內學人驥印越十有餘年君讀書日益博復勾集儒先古誼參以並世諸家之說條舉件繫題曰論語正義補其中隱文奧誼皆前編所未及而精審翔

實亦略相等如傳不習乎魯讀傳爲專引廣雅專業也可正近儒增字訓釋之非兼可訂桂氏說文義證六寸薄之誤荀志於仁矣讀荀爲居力反謂荀爲謹敕之意引申之則爲誠下篇荀子之不欲荀有用我者荀合荀完荀美皆訓誠亦當讀居力反案賈子道術志操精果謂之誠荀訓爲誠卽急救之意經典荀字誤從艸故荀行荀廢聘禮記賓爲荀敬釋文無音是唐以前已不識荀字矣德不孤必有鄰引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注爲證訓鄰爲報乃六朝經師舊詁之塵存者自行束脩以上據書大傳太公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謂古者事師有脩脯爲摯案書堯典二生一死贊士相見摯冬用雉夏用脰鄭注夏用脰備腐臠也是摯用脰脯之證億則屢中據越絕書屬貨殖言與論衡合亦西漢舊解魯衛之政引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迺宣

魯衛之政敷二南之澤又謂詩於二南後次以邶鄘衛所以見異於諸國魯列三頌故不與周詩相次以此申明包說可正後儒就衰世言之謬必也狂狷乎據中庸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謂賢者即狂不肖者即狷案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是中庸即中行故以賢不肖釋狂狷集解最諦公伯寮據御覽引論語摘輔象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謂其後或遷善爲直士今案緯文公伯周承仲弓宰我子游公冶長子夏之次是的然孔門弟子又爲史遷馬季長增一左證蓋寮惟疾惡而過乎中故有愬子路之事譙周俗儒未可援以難史記也凡此諸條誼至精塙皆前人未發之蘊有功經訓甚鉅竊惟國家右文稽古鴻生魁壘靡不轅宋祧唐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穀梁孝經爾雅孟子皆有全延雖純駁不一以

視六朝唐宋諸家延誼實已過之惟論語獨闕蓋四子書限於令甲場屋程藝墨守宋儒無敢踰越故乾嘉諸老師治此經者較眇江都徐文學復嘗著延證見漢學師承記及江氏隸經文其書不傳以頌蔚所聞近今爲此學者君家之外有吳縣潘氏父子朗如邇侯兩明經潘書集古注此承用集解猶江孫二家尙書與王氏後案略例小異其爲漢學一也

葉先生昌熾

葉昌熾字鞠裳長洲人性簡淡沈靜好稽考目錄辨別版本游幕廣州適吳憲齋視學是邦相與討論金石文字光緒己丑成進士入翰林出潘文勤門卽館於其家凡滂喜齋宋槧元鈔皆遍閱之每自恨家貧不能多得異書復歎自來藏書家節衣縮食勾集善本曾不再傳遺書星散有名姓翳如之感因網羅前

聞攬撫軼事成藏書紀事詩六卷共二百餘首由宋迄清貴如明衡徽諸藩微如安麓村錢聽默之屬紀載靡遺蓋著錄中之別格也交福山王文敏諸人益研求碑版久之積至八千餘通更撰語石十卷爲後來考斯學者入門之資舉夫制作之名誼標題之發凡書學之升降藏弃之源流以逮撫拓裝池瑣聞雅故分門別類條理秩然邠州城西有大佛寺石室纍纍皆唐宋元人題刻壬寅督學度隴盡拓以歸排續考訂成邠州石室錄三卷烏程劉氏好刻書延繆藝風與先生任讎校題跋出先生爲多有奇觚顧文集參史傳

文集

書宋仁宗洪範政鑒後

尙書大傳三卷鄭康成注舊本已佚諸家所輯有孫晴川本盧

雅爾本孔叢伯本陳恭甫本四家之中以陳氏本爲善其洪範五行傳五事六沴大要皆取諸續漢書五行志鄭君注則取諸劉昭注顧五行之士五事之思劉昭注全闕陳氏於思心不容是謂不聖節鄭注以文獻通考彌逢其闕至治宮室飾臺榭一節則無可掇拾矣此書所引鄭注容然無思其他異同可以補逸刊譌者亦不可枚舉今以陳氏本校之惟金沴本注云人心逆則怒本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此書殄作沴案沴卽傳所謂六沴作殄者形誤耳又厥咎茶注云茶緩也君視不瞭則茶緩矣此書茶皆作舒古今字君視不瞭作臣不瞭案鄭於厥咎狂云君臣不敬厥咎僭云君臣不治厥咎急云君臣不謀厥咎霽云君臣不明均以君臣並舉此處不當有異此本作臣不瞭不誤但上奪君字耳陳本奪臣字而以視字足

之非其舊矣又是謂不聖注云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
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此書通
以待之上重思心二字是下無非字又厥罰常風注云風亦出
內雨暘寒燠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此書命上有性字
微作證案作證者是也此字蓋本作徵宋人避諱代以證字作
微則不可通矣又時則有脂夜之妖此書有鄭注云夜讀曰腋
脂膏所煎之物思心實也此謂變易八珍作新味者也凡二十
五字陳闕又惟木金水火沴土注云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
陽臣強君之異此書亦下有近字絕句異作災又王之不極是
謂不建鄭注王君也此書作皇之不極引鄭注云皇作王君也
乃知傳本作皇鄭君易爲王字與容易爲睿一例陳竟改作王
傳注皆失其真矣又注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

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此書性情二字倒不中下有和
字又厥極弱注引易曰貴而无位此書作易說亢龍曰又或云
懦不毅也此書毅作恭案毅字劉注作敬是也恭字避宋諱改
陳據他書改作毅非是又時則有射妖注云射王度之極也此
書作王極之度案注又云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君將出
政亦先於朝廷度之以儀釋度此節本言王極則作王極之度
於義爲長又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疴注云陰陽之神曰精氣此
書氣作神又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此書亂作錯逆行作
失次注亂謂薄食鬪並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亂字逆
字同守舍之類下有太公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蝕太
白失行此鄭君所引古書僅存於今者陳闕又維五位復建辟
厥沴注云當明其吉凶變異此書吉凶作沴見又八月九月惟

聽首司聽爲聽之誤各本皆然此書獨作聽注云此月數夏數也此書作此皆據夏數又口五行相王之次五上一字陳本空圍此書作用又引子駿曰此作劉向日又於四時之氣似近其類此書類作實又傳凡六沴之作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此書公卿作正卿注下側至黃昏此書則作晡又離逢非沴注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此書非能作無能又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此書示作沴又禦貌于喬忿及注喬字此書並作驕亦古今字注云止貌之失者在於喬忿此書喬上有去字案喬忿正爲貌失何得云止則有去字者是矣又忿戾無期此書作無類又禦聽于休攸注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訥訥此書灌作囁蹻作嶠訥作純囁嶠或爲駮文訥訥與純純必爲三家舊文尙未知其誰是也又禦思心于有尤注云止思心之

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容之刑義不可通此書無有所過欲四字下過字作欲則渙然冰釋矣又禦王極于宗始注云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此作延期無錄字又飲食不享注享獻也此書下有不如獻禮也五字陳闕又輕百姓注引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此書無下正字又金不從革注金性從形此書形作刑凡此諸文皆可訂陳本之失至治宮室節臺榭句下引鄭康成曰紫宮太微宮室臺榭之象太微西南有靈臺又內淫亂犯親戚句下引鄭康成曰太帝太子后妃羣妾同居紫宮內淫亂犯親戚之象又侮父兄句下引鄭康成曰天文混爲一體北斗指使四方太微五帝轉相乘貶侮父兄之象又則稼穡不成句下引鄭康成曰君行此五者爲違天中宮之政中宮於地爲土性安靜春夏和烝秋冬收閉入所用殖

五穀者無故苗生消惡或秀實不就是謂稼穡不成其他變異皆屬沴風鄭注百餘字皆傳注所未采陳氏欲補而未由者也萬古長夜一旦豁然豈不快哉然亦有此書誤而可據他書所引以糾正之者如傳時則有華孽爲思心之孽此書移於王極下案王極自有龍蛇之孽則此句實爲錯簡又思心不容鄭注容當爲睿通也是傳本作睿字鄭改爲睿今此書凡睿字皆竟作睿則誤矣又厥咎瞽鄭注故子駿傳曰瞽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精曰眊續漢書劉昭注如此今此書作故曰眊區瞽也君臣不立則上下瞽矣目少精曰眊案瞽爲思心之咎瞽爲王極之咎其義雖同而文則異且目少精曰眊是呂忱語非鄭君語此書節去字林曰三字而羈入之誤之甚矣又遇宋諱如敬字皆代以恭恆字皆代以常徵字皆代以

證間有刪節字句以避之者亦未可據以改今本也此書世無傳本再同太史自明緝熙殿寫本傳錄出以見示共十二卷以洪範五行傳爲經以諸文爲緯所引尙書馬鄭注及史記漢書皆與今本有異同不及悉校第卽洪範五行一篇論之已與覆釜墜甑同其珍祕矣

管先生禮耕

管禮耕字申季元和人歲貢生長訓詁嘗言唐以正義立學官漢魏六朝遺說積久泰半闕不完凡所攷見獨存釋文而今本踏駁非其舊思總稽羣籍爲校證未及半而卒

參史傳

袁先生寶璜

袁寶璜字環禹元和人光緒乙未進士官刑部主事通經小學兼及算術著書未成而卒

參史傳

案校邠弟子之可攷者尙有朱培源孫文楷徐鳳銜李文楷潘其鳳陳其錫汪銘清郁曾儒夏從錫徐誦芬黃禮讓徐敦仁柳商賢附識其名

校邠交游

姚先生瑩

別見惜抱學案

陳先生奩

別爲南園學案

俞先生樾

別爲曲園學案

陳先生時

陳時號若木宜興人究心朝章國故輿地水利河渠鹽法漕運洞悉源流利弊精於名法家言浮沈州縣幕二十年道光初撫部欸縣程簡敬公閱其所上讞大異之招入幕有加禮聲譽驟起自是三十餘年更十數督撫莫不以得先生一顧爲榮生平

關節不到頗高自標置於所主不稍假辭色公事外不他及所主遷去君必先歸代者必遣使數輩迓之始至與校邠同客裕靖節所爲忘年交嘗爲校邠言吾人宜爲一二有益民生之事庶不虛生天地閒蘇屬重賦困民浮收更困民安得一賢大吏挽回之厥後蘇撫行捐抵上下忙法平價徵錢行大小均賦法皆先生意也裕靖節鎮海兵潰僚屬將擁之走先生曰吾無官守可不死公不死則萬矢集公終一死死西市死此孰愈百代瞻仰在瞬息閒勿悔靖節以爲然則酌酒生奠之伏地哭曰公從此千古矣

參顯志堂陳君若木家傳

參攷志堂刺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三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三

